

B 715.5
0022

長篇武俠小說

鷹爪王

鄭証因著

22

鄭證因著

長篇技擊
小說

鷹

爪

王

第二十二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五〇年版

長篇技
擊小說

鷹爪王

實價

著者
發行者

鄭證
劉彙
因臣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電話掛號五三一〇九九

分售處

天津 青島 北平 漢口 南京

哈爾濱道效康里 勵力出版社
莘縣路市場 新明書報社
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洪益巷 寄藝書局
敦敷營 大陸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說小擊技篇長

鷹爪王目錄

第二十二集

第一四三章

淨業山莊困羣雄鐵簕顯身手……………一

第一四四章

凌波擊匪多指尼港口護船幫……………二五

第一四五章

瓦解匪幫鷹爪王重返清風堡……………四九

長篇技
擊小說

鷹爪王

第二十二集

鄭證因著

第一四三章 淨業山莊困羣雄鐵義顯身手

陸七娘說到這，却帶着十分憤怒，雙道蛾眉，往一處一瞪，那兩隻殺人不見血的媚眼，似乎在胸有了生機之下，更加比平時晶瑩放光，往海島吳青面前潑了半步，兩下裏相隔僅只半尺，陸七娘這眼前面色上的情形，帶着十分着急，十分關心和吳青真有生死相關之意，這種懇切情形是可以意會不可言傳，她竟伸手把海島吳青雙臂抓住，論吳青的性情，就是對她沒有仇視之心，可也決不准她這麼放肆，無奈女屠戶陸七娘此時是一團正氣，一派親切關心，毫無邪念之容，何況吳青在她家中又居住年餘，這不比一個陌生了，任憑吳青怎樣倔強，自己也不會不被她這種至情所感動，這正是女屠戶陸七娘厲害的地方，手段高的地方，因為在十二連環場發生重大變故，雖則全沒身臨其境，以所聽到的

這種不祥的聲音，瓦解冰消就在面前，任憑多麼不正大的人，多麼淫邪好色之徒，在這種生死關頭，決不會再起邪心，再動淫念，陸七娘倘若用淫邪誘惑的手段，來對付吳青，非失敗不可了，海鳥吳青就許立時翻臉，她竟能够體全眼前的形勢，深知人的心情性格，她竟拿出這種至大至高的懇切關心真情美意來對付吳青，吳青竟自絲毫不再拒絕，女屠戶陸七娘，在這時眼角更有一對淚珠，欲落未落，向海鳥吳青道：「吳師哥，我盼你趕緊的到天鳳堂一帶，能够隱身掩跡的地方，把真情實況看過明白，你可要趕緊回來，我還有關係你一生命運的話告訴你，現在你若真想報効武甯主，趕緊橫刀自刎，那算你真個的爲鳳尾幫捨身全義，你若想着，還能爲武尾幫盡力，請問你有多大本領，多大能爲，恐怕你這淨業山莊全闔不進去了，我不願意這麼冤枉而死，也不願意你就這麼斷送在十二連環場，快去快來，請你念在羅義救你之情，在眼前你要相信我的話，師哥你就快去吧。」她竟用力把吳青的雙臂一帶往外一推，陸七娘自己却往神案前那個焚香所用接腳的木台塋上一坐，把自己衣衫的下角掀起掩着臉吞聲飲泣，海鳥吳青竟自身不由己的被女屠戶陸七娘這一推，往外走去，最可憐的是那值役的三個弟兄，全怔在那裏，對於他們的話，也有聽見，也有沒聽見的，這就是身份太小，這種作小卒的，到

了重大關頭，性命輕於鴻毛，命雖是他自己的，却得隨着別人生，別人死，海島吳青匆匆走出刑堂，剛一出刑堂門，自己趕緊把身形掩蔽，轉到刑堂的轉角處，一縱身，竟自竄上了刑堂的屋頂，自己把身形伏下去，往四下裏一看，在黑沉沉之暗影中，雖是望不出多遠去，可是上天好似故意來完成這步劫運，隔不多大時候，電閃在天空，條明倏暗之下，能够把天鳳堂一帶所有的道路一覽無遺，只見這一帶，每一條道路上，全是貼着道旁的邊側，有許多人在疾馳飛縱，掩藏躲避，並且情形十分亂，有往東，就有往西的，那種殺聲越發的近了，刑堂離着內港口，也就是不到一里遠，在這裏站在最高處，在電光閃動之下，依然能看到港口大船的帆牆，海島吳青，不用往遠處去再查看了，就在他伏下身去的片刻間，在刑堂和天鳳堂的正東，那裏是一片高嶺，通着十二連環場內，所有的陸地，好像城牆一般，那一帶沒有道路，不能往十二連環場外走，除了盤山磴道烏鴉嘴，這條道路是半明半暗，在總能效力，不夠上舵主的身份和內三堂外三堂的親信弟兄，不准走這條路，這也是從分水關到內壇捷徑之下，可是此時這東嶺頭一帶竟自連續兩片紅光湧起，如同兩個迅雷一般，轟轟的這種爆炸之聲，尤其是有樹木近山頭的一帶，空中有雨氣蒸騰，烟硝的火光一發出來，火光不過是三四丈一片，可是被這

種雨氣蒸起的地方，槍聲一響之下，足有好幾畝地的地方天空中，全是紅黃之光，尤其是這種先聲奪人，心有成見的情形，最厲害不過，這種抬槍，在當時清兵各處駐防的大營中，並不普遍的全有，江南水師大營，跟緝私營兩淮統領，他們職權太大，鎮壓着地面，長江一帶，不只於得監視着水面，販運私鹽，官家所謂梟匪，尤其是浙江省沿海一帶，海鹽太多，官兵的力量只要小了，不只於不能彈壓鎮撫，有時官兵反爲所制，常常的鬧出百八十名弟兄被人擄掠，所以江南水師大營兩淮緝私統領，全請求兵部，把別處不重要的地方的火槍營調集了兩營來，由緝私營，水師營分着統帶，物以稀爲貴，那時候凡是如這種機械的東西，多半出自海外，到後來，民間也能够普遍的打造，這種抬槍，那已經在二三十年之後了，人人心目中存着這種火器，是不能低禦的殺人利器，所以十二連環塢，就這麼容易的毀於一旦，竟全就毀在二十餘桿抬槍上，攻打十二連環塢，一來是有得知連環塢水勢地利山形祕道的本幫人，把武維揚賣了到底，就速攻進十二連環塢的一切步驟，也全是告密人的計劃，總算浙南緝私統領，和水師提督官運亨通，真要是十二連環塢形勢不穩，沒有西嶽派淮陽派淨業山莊羣雄會，把鳳尾幫重要人物全絆住，就像官兵的計劃也未必得逞，以武維揚，歐陽尙毅，八步凌波胡玉笙

，天罡手國智，這四個人的聰明機智，即應付非常的能力，稍微容開他們緩手，十二連環場的情形，可就未必怎樣了，雖然是祕密道路已然洩露在外人手中，浙南緝私營和水師營連合陣綫，非把連環場挑了不可，天南逸叟固然是不肯長門抗拒，可決沒有當時這種慘敗的情形，這二三十桿抬槍威力雖大，龍頭幫主武維揚眼內三堂香主沒有淨業山莊羣雄合門的事，各自統率着所有的得力手下弟兄來應付，恐怕官兵方面抬槍手也得損失大半，一來十二連環場聲勢太大，武維揚依靠他固若長城一般，認為有千八百名官兵，也不易打進來，這些年來，排斥一般老人，樹敵太多，再加上要命郎中鮑子威，三陰絕戶掌羅義倒反鳳尾幫，也是武維揚的致命傷，就這般四下裏機會往一齊湊，十二連環場在兩三個時辰內，官兵和幫匪正式對面之下，弄得不戰自亂，瓦解冰消，那一方面火槍只要一亮，烟火氣在陰雲中一閃，這一帶的幫匪立時四散逃命，主要的人，全在淨業山莊，山頭舵主們那裏統率得了，自己跟自己就弄成不能再守下去，那會不完，海島吳青眼中所看到，以及耳中所聽到，自己認為就是有迴天之力，也難挽回眼前這步劫難了，從分水關到內港口，這條水路的捷徑，官兵也能利用上，水師緝私營，竟能像從天而降一般，船隊竟能在裏港發現，這還不毀等什麼，回頭再往裏一望，淨業山莊更湧起兩

片火光，抬槍的聲音，更比這邊厲害，吳青知道此時自己總然以性命報效幫夫，但是淨業山莊也成了這種局面，死亡逃散之下，自己還未必得闖過去，就是能闖過去，又那裏去找幫主們，倘若遭到抬槍轟擊，自己雖有一身本領，輕身本領也沒有火藥的力量快，就這麼隨着一般小卒們，同歸於盡，可真是有些冤枉，眼前的險象已成，海鳥吳青又完全信了女屠戶的話，他遂毫不遲疑翻身跳下刑堂房頂，這時可倒好，刑堂這裏真個清靜異常，本壇下的弟兄們，大約早已各自逃命，在大難臨頭之下，各不相顧，吳青也倒正合心意，匆匆進了刑堂，見那三個弟兄還在那裏站着，吳青恨聲說道：「你們倒是真忠心，還不趕緊逃命去吧，站在這裏站死麼。」這三個弟兄是真個冤枉，吳青平時那麼嚴厲，誰又知眼前變成這樣，被他喝叱着，三人這才緊走出刑堂各自逃命，吳青匆匆來到女屠戶陸七娘面前，陸七娘粉面低垂，坐在神案下，手弄着衣角，似乎尋思着什麼，海鳥吳青立刻改了平時那種口吻，招呼道：「錦雲師妹，外面的情形真叫人痛心死了，萬想不到鳳尾幫會落到這樣結果，瓦解冰消，就在眼前了。」陸七娘這才霍然站起，抬起頭來，眼望着海鳥吳青，她却上邊牙齒咬着下嘴唇，從鼻孔中緩了一聲向吳青道：「吳師傅，這個被屈含冤的師妹沒騙你吧，你要想像節婦殉夫，孝子尋父母，思忠心

鳳尾幫的弟子，以身殉幫，以命報幫主，你趕緊橫刀自刎，死在刑堂，等到官軍進來，把你往後山一擲，你就算成了名，盡了節。」吳青不容她絮叨着說完，含怒說道：「錦雲師妹，你不用用話激我，難道我那位恩人作事就全對麼。」陸七娘立刻把面色一整，正色說道：「吳師哥，我父親倒反鳳尾幫在別人或許譏諷他以福壽堂前輩的身份，不該作這種事，你是老人家的近人，他這種情形是否武維揚逼成的，鳳尾幫毀於一旦，完全毀在武幫主一人的身上了，我們既然認清了不能作愚蠢的行爲，送了性命，你還不作脫身的打算，等什麼，若容官兵把所有的道路把守住了，我們可就不易逃命了，我說着放肆的話，叫你聽着也是離開你和幫主的話，幸虧你遇見這個不爭氣的羅錦雲，咱兩人打個賭，淨業山莊的情形，咱兩人可不知道，我實告訴你吧，那個倔強頑固的老頭子，早就想對他不起，你不信看只要我們在淨業山莊，准不被敵人所傷，剿辦十二連環場的官兵任憑多麼厲害，武幫主準能不受毫髮之傷，安然脫險，只要這個話不應驗，我願意輸給你一指，我準用刀把左手剝去一指，以作無知婦女信口開合之戒，武幫主有一條祕密的道路，只有他和內三堂香主知道，尊爲福壽堂的退隱前輩，他全不肯把臨難脫險的道路說與，吳青，這是共患難的弟兄所應有麼，快快走吧，傻小子，

死了沒人知情。」海鳥吳青聽陸七娘這番話，他可真動了心，這種闖蕩江湖的漢子，最是講義氣的人，對於無情無義，尤其是恨深惡絕，他自己不辜負人，也最恨別人負心，他忠誠護主，可是作主人的不能知道他的一番苦心，對他仍然時存猜忌之心，這就叫逼好人走壞道路，這種人你叫他一起了仇視之心，還是沒個挽回，海鳥吳青心懷大志，得三陰絕戶掌一力提拔，獻身鳳尾幫，他認為天南逸叟武維揚和內三堂香主們，全是能成大業的英雄，自己正爲同良禽得木，賢臣得主，把自己一身所學和一腔熱血，完全獻與鳳尾幫，也算是償了自己的志願，那知道十二連環場發生這次事情，對於天南逸叟武維揚在十二連環場另有祕密道路的事，海鳥吳青過去也略有所聞，但是總歸是捕風捉影之談，不足爲據，何況鳳尾幫在鼎盛之時，誰也想不到這些事，此時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他一看眼前的情形，淨業山莊就沒有逃出來的人，官兵雖是具有極大的威力，攻進腹心重地，但是要想真個的捕拿幾個爲首的鳳尾幫主，內三堂香主，他們還沒有那麼大能力，淨業山莊是別無道路可走，外三堂又是咽喉要路，這般人若是往外退，自己身爲刑堂香主，他們決不會不支會一聲，一同脫身，女屠戶陸七娘所說的情形，顯見不虛了，海鳥吳青深爲痛恨，自己平時對於鳳尾幫用盡心力，報効幫主，把偌大的一個十二

連環場整頓的井井有條，到了死難關頭，竟把我海島吳青置於不顧，從內三堂闖出分水關何容易；陸七娘更在這時說了這兩句刺心的話，海島吳青一轉身哈哈一聲冷笑，向陸七娘道：「羅錦雲妳不要小看了海島吳青，他們能够從祕密道路脫身事外，我海島吳青也照樣的有本領有法子，安然脫險，和他們十二連環場外面再會吧！」女屠戶陸七娘暗中欣幸，他最怕海島吳青那種百折不迴的心性，就是叫他離開十二連環場，她也是依然要以身報効武維揚，自己不只於想着從他身上脫身逃命，並且因為個人此後孤零無依，一個女江湖道就是有本領，沒有一些依靠，也不易在江湖道上立足，此時聽到海島吳青這種口吻，知道他對於武維揚實起了仇視之心，怨恨之意，自己只要出了十二連環場，再以柔情動他，將來不會再逃出自己手去，女屠戶陸七娘是適可而止，見海島吳青動了真怒，決不再往下多說，海島吳青已經匆匆走進刑堂後面靜室中，只把兵刃暗器帶好，把自己的積蓄打點了一個包裹背在身上，更找到了一個鋒利的撲刀，帶出來給女屠戶陸七娘作隨身的兵刃，到了神壇前，向女屠戶陸七娘道：「師妹，妳怎麼樣，還能走些山路麼？我們現在還要闖過內港口一帶，姓吳的保妳安然脫險，師妹，到今日叫妳看出這個師哥不是無能之輩，不過妳不能再吃苦，那可就費了事。」陸七娘鼓着勇氣向

海島吳青道：「師哥，你也不要小看我，這個師妹在江湖上也這麼多年，刀山劍樹，大江大浪全見過，到了這種要命的關頭，比你們男人決不會差了，形勢已緊，不要耽擱，趕緊走吧。」海島吳青遂引領着女屠戶陸七娘出了刑堂，這時外面已經在亂的如同沸水鍋一般，四下裏這種聲音聽着真怕人，水師營緝私營，已經把各路口切斷，幫匪們想往外退，全不容易了，海島吳青向女屠戶陸七娘招呼了聲：「師妹，妳這跟定我身後，不要離遠了，我們現在還得撲奔港口，找尋船隻，把胆量放大些，輕車熟路，十二連環塢內還可以任我脫身。」海島吳青遂搶着那黑暗之處縱躍如飛，道路熟，比較着容易掩蔽形跡，從天鳳堂繞過來轉出內三堂重要之地，已離港口不遠，海島吳青見那賓館一帶，和前面松林大路，已經一片燈火之光，官兵大隊陸續往裏拉，海島吳青對於這一帶的地勢，尤其是瞭若指掌，因此他平時是掌管着鳳尾幫的風紀秩序，雖說是幫規嚴厲，但是人多是良莠不齊，所以在平時凡是稍微隱僻的地方，青海島吳全十分注意，恐怕各壇下不法的弟兄，仗着十二連環塢地勢大，作出違法犯舵規壇戒的來，所以十二連環塢內這幾年，無論什麼地方，他沒有沒走到的，此時可用着了，經松林前這片大路，斜奔西北，轉奔左邊松林後，這種道路不知道的可不敢走，賓館對面，樹林後面就是一

帶山嶺，嶺根下是一人多高的叢草，這種陰沉黑暗，真叫人不敢着足，可是海鳥吳青，毫不遲疑，分撥着叢草，往前穿行，從這裏走毫無阻擋，別說官兵到了這裏，就連本幫壇下弟兄，也沒有從這裏走的，吳青帶着陸七娘一路穿行繞越，竟自出了金鵬堂，到了內港口，遠遠望去真是觸目驚心，港面上二十八宿護壇船隊，已經全被官兵打散，船隻也有被燒的，人也有逃散的，也有還在拚命抗拒的，水面上比陸地上形勢更險惡，海鳥吳青仗着身形活潑，沿峯一帶就是遇到了本幫逃竄的弟兄，在此時各不相顧之下，吳青和陸七娘又故意躲避着一般幫匪們，所以始終並未被人認出，這兩入順着港口邊上，往東出來不遠，此時水面上飄流的船隻很多，吳青找到一隻快艇，連招呼全沒用打，騰身一縱落在艇心，把快艇連蕩了幾下，貼近江邊，向陸七娘低聲招呼道：「師妹，死活在此一舉了。」陸七娘等了幾：「好！」在岸上脚尖一點地，騰身縱起，輕輕落在艇後，海鳥吳青這些年來，十分注意水面本領，綽號海鳥之名，也是入十二連環場才得的，手底下木槳動處，艇即調轉，並且招呼要陸七娘把身形伏下去，不要抬頭，海鳥吳青也緊伏着身，這快艇如飛的往前衝過來，仗着艇身下，水面上黑，雖則有水師營緝私營的燈火之色，和被燒船隻的火光照着，但是這龐大的港面那能全照到了，海鳥

吳青手底下又偈落，快艇走起來，如同箭頭子一般，竄掠那黑暗處，如飛疾馳，竟被海鳥吳青闖出港口一帶，才一入前面正式的水道，水面上可有官兵的船隻陸續往裏放，船頭上全有了箭手，但是海鳥吳青擅於閃避，竟被他連闖過幾處險要的所在，可是女屠戶陸七娘，心中暗想，真要是憑着快艇，往分水關闖，恐怕前途上阻礙尚多，遇到了大隊的官兵船隻，把守水路的要路港口，快艇雖則輕快，也不會飛越過去，受到阻擋，依然不能脫身，那知海鳥吳青蕩着這隻快艇走出沒有多遠來，竟自斜穿進一條很高蘆葦的港岔子，所行的地方，有時竟自沒有道路可走，快艇完全硬穿蘆塘，只有半箭地，竟自貼近了壁下，海鳥吳青向女屠戶陸七娘哈哈一笑道：「師妹，現在是海闊天空，任我飛，妳來看天南逸叟武維揚自以為足智多謀，自私自利，在勢力正盛之時，早留退路，這時是大人物的本領，可是他心術不端，只為自己打算，把一般曾經爲他賣命的弟兄置於不顧，他有這種心術，鳳尾幫那會不失敗，實告訴師妹妳吧，我海鳥吳青早看出他，這二年心性一變，終爲取禍之道，姓吳的也留了心，留了道路，我在平時，十分注意着十二連環場內，各隱僻之地，我早發現了一條比較盤山磴道還近的道路，僅僅是在臨出分水關旁，費些手脚，通共不過三四里的山道，就可脫險，總算師妹妳命不該絕，

隨我來吧！」女屠戶陸七娘此時欣幸萬分，海鳥吳青施展開輕身提縱術，飛縱上前面這片山壁，三個縱身，已然翻上這段亂嶺，雖則吳青說得那麼容易，但是也够十分危險的了，因為這場雨，始終沒住，這一帶又是久無人跡的地方，山壁上全是鮮綠的苔痕，再被雨這一淋，腳登在上面，一個力量拿不穩，就容易摔到，陸七娘雖是散着勇氣隨他逃去，但是陸七娘入福壽堂起，就沒得了好，已經折騰得力盡筋疲，現在再走到這種道路，一連兩次失腳，險些挫傷，海鳥吳青此時對陸七娘，饒沒有仇恨之意，反有同情之心，見她一個女流，能這麼咬着牙的好強，雖是連番險些摔傷，可是決不口頭上說上一些爲弱的話來，吳青看着實在不忍，遂向女屠戶陸七娘道：「師妹，現在遇到這種危難生死關頭，我吳青也不敢再顧忌那些授受不親，瓜李之嫌，我助妳一臂之力吧！」女屠戶陸七娘，巴不得的他有這種自動的舉動，可是仍然故意矜持着，啞了一聲，向海鳥吳青道：「吳師哥，我這麼帶累你於心何忍，你不要理我，到了不能掙扎着，那時命該如此，你自己逃命吧。」說這話時已帶悲聲，海鳥吳青伸手把陸七娘的右臂抓住，口中說着：「師妹，沒有那麼些說的了，好容易逃出內港口，再有一里多路，已可脫險，隨我快走吧。」吳青這麼攙扶着陸七娘，果然減去了許多危險，好在所走的道路決

沒遇到人跡，又走了半個時辰，已到了分水關旁，海鳥吳青向陸七娘招呼着，各撿了一塊乾淨石頭，坐下歇息了半晌，吳青詳細告訴女屠戶陸七娘，眼前是二十多丈高的懸崖峭壁，好在上面遍長着荆棘藤蘿，我們又有一身功夫，是可以下去，只要一到下面，再沒有阻難，把氣力緩足了，咱們趕緊離開是非地再作打算，歇息了半晌，精神氣力緩足，二十多丈高的懸崖峭壁，雖說危險，可比方才所走的一段道路，容易的多了，這兩人竟安然脫險，從這懸崖峭壁，竟找到一處只有兩丈寬的水道，憑着輕身功夫縱身過去，穿着一處立的亂葦塘，這一帶盡是水山突起的孤汀，走出兩箭多地，已經找到了正式的陸地，海鳥吳青和陸七娘從這裏竟自逃奔鳳凰廳附近一個小村中匿跡藏形，可是吳青，終於被女屠戶陸七娘狐媚的手段所困，實因對天南逸叟武維揚已起了猜忌之心，被陸七娘誘惑着吳青，離開浙南向北奔，要想離開天南逸叟武維揚勢力下，另創事業，最可惜的是海鳥吳青，意志不堅，一個有作有爲，志向遠大的英雄，竟爲這一個淫蕩多謀的女人所惑而身敗名裂，連性命全斷送在臨榆縣，至於兩人逃奔北方的情形，全詳載於離魂子母圈中，這裏不再敘述他。筆者再追敘到淨業山莊的情形，淨業山莊天南逸叟武維揚這一撤退下去，和鷹爪王等一班俠義道相離已遠，這時活報應上官雲彤，和

續命神醫萬柳堂，以及西嶽俠尼慈雲庵主，也分頭探查回來，那上官雲形縱躍如飛，首先的闖到近前，這時天可黑了，上官雲形高喊着：「赴會的人，趕緊先向北面花棚下退。」上官雲形這一喊，所有隨着赴會的一班老少英雄，雖說是在江湖上全見過陣勢，但是現在遇到這種情形，人人未免胆顫心驚，茫然無主，因為這種情形，實在是太以不利，鳳尾幫那邊是認定了和官兵是一體，但是自己心理全明白，羣雄赴會，完全是江湖上的恩仇事，和官家是沒有一點牽連，何況來到浙南，連赴會時全是謹慎着行藏，在十二連環場這種隱祕的匪窟裏，竟有這般潑巧的事，官兵大舉剿山，手段這麼厲害，來的這麼神速，地理這麼熟悉，動手這麼週密，慢說是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遇到這種事，完全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就連那足智多謀，俠義相助的活報應上官雲形，以及夙具智慧的慈雲庵主，和那擅於應付非常的續命神醫萬柳堂，這幾位成名的人物，全如墜落在五里霧中，一個個驚惶萬狀，被上官雲形招呼着退入北面花棚中。

鷹爪王此時十分急怒，所以連武維揚最後和自己所招呼的話，自己全沒答應他，羣雄這一動手，自己這邊已經有輕重傷的五個人，因為天色在這種黑暗中，倉猝間也辨不出受傷的全是何人？鷹爪王

却急切向上官雲彤問：「上官老師，我們在這裏躲閃，可不是事，這座花棚可擋不了火槍的威力，已到了這種地步，還顧忌什麼，你看幫匪們尙裹合在抱月迴廊中，我們此時還有什麼顧慮。已經是要和鳳尾幫弄個同歸於盡，索性我們也冲上抱月迴廊，和他們拚一時是一時吧！」

上官雲彤忙說道：「王師兄，你不要慌張，這裏還可以略避一時，不過到不得已時，我們也只好先顧命要緊，說不上什麼國法，官兵不容我們退，我們也只好闖了。你看幫匪們還要有意外的舉動。」跟着從正垣轟轟的連着兩聲震天皆響，一陣濃烟帶火，兩片烟火直往抱月迴廊這邊打來，上官雲彤道：「怎麼樣，這花棚內還比較安全麼？」跟着鳳尾幫那邊已經退出抱月迴廊，竟分兵兩路，有幾名身形矯捷的縱越如飛，向淨業山莊莊門的所在那排假山上撲去，跟着槍聲震耳，見所冲過去的幫匪，竟有兩名倒在地上，可是其餘的已經撲上假山，那上面已有官兵佔據，一陣喊殺凌亂的聲音，火槍尤其是連聲震響着，挨上假山的幫匪，又被打下兩名來，大約其餘的人已經冲出淨業山莊。內中是否有武維揚和內三堂香主？鷹爪王可就不得而知了。那一班幫匪全由抱月迴廊後淨業山莊的後面逃去，這種情勢下，先不管幫匪怎麼樣，赴會的羣雄，反倒身臨絕地，想退出淨業山莊真不容易了，鷹爪王在

花翎下頓足說道：「我們難道以一班良民百姓，和鳳尾幫一班幫匪落個玉石不分，同歸於盡麼？現在顧不了許多，我們也只可先往外闖，無論如何，也得跟定在內港口飛鷺船隊集合一處。」

這時慈雲庵主忙答道：「王師兄這種辦法不行，我們比不得是幫匪，我們現在已經是兩條道路，一方面是落在官家手內，有死沒活，他們不顧一切的往外闖，死中求活，能够這麼撓，我們要是照他們那樣去作，官兵是玉石不分，我們是動手不動手，我們一個清白良民，爲什麼教官拒捕，何況那一來，我們準能闖出淨業山莊的能有幾人？」說這話時，情勢越發緊急，那座假山上，似乎有大隊的官兵繼續的攻上去，燈火也比以前多，這時兩邊的情形也是步步逼緊，似乎已有官兵淌了進來，喊殺的聲響，漸漸逼近，萬柳堂圍牆門人道：「王師兄！事已至此，我們却難當領，迴天無術，該着我們全在這十二連環塢中送命，那也就無法，依我看，我們現在不能再遲疑，應該作孤注一擲，作最後的掙扎，我想和庵主闖上假山，由掌門人和上官老師都闖到南北兩面山頭上，他這每處所進來的官兵，必有帶兵的官兒，督率着，向他們說明我們是淮上的良民，來到十二連環塢中，是和幫匪尋仇報復來的，適逢其會的。趕上官兵剿山，請他保護一切，這種情形可是未必準成，不過情勢危險到現在的地步，

，別無他法。」

活報應上官雲形說了聲：「萬堡主的計劃很好，就是這樣辦，不過咱得換換地方，兩邊的峯頭，我嫌他太黑，我怕冤冤枉枉的送了命，我們和王老師奔假山這裏，這一面上交給我們四人，請萬堡主慈雲庵主分頭阻止，南北兩頭的官兵，不過山莊後面，還窩着一班幫匪，人可不少，他們萬一沖出來，可不能和他們捲在一處，這座花棚現在是我們護命之地，也許就是大家葬身之地，幫匪只要再闖出來，還要他往這裏一闖，大家要把所有的暗器盡儘的用他，儘量下毒手，無須再留情，但是官兵若是立時沖進來，那只得各自爲戰，能走的走，不能走的就算遭劫在數。」

上官雲形說到這，突然抱月迴廊後簾笛一陣響，從抱月迴廊上，和兩邊箭道內，沖出來有二十多名，內中有幾個身手十分矯捷，領率着一班匪黨，舞動着兵刃，沿着南北的花棚前擁護着往前去，上官雲形向大家一揮手，齊跟向花棚的裏邊，各把暗器扣在掌中，預備和這班匪幫一拚。可是所衝過來的這班幫匪，絕沒往花棚裏注意，他們是衝向淨業山莊的出路撲去，先前幫匪們全是沿着兩邊花棚前隱蔽着身形，趕到貼近了那座假山，這才齊往上撲去，上面的官兵似乎在以前還沒有看出有大隊的

幫匪攻過來，趕到發覺他們蹤跡時，頭裏幾個身手矯捷的，已攻上假山，可是火槍的威力雖大，在那時清兵中還不是普通的隊伍，這種火器營非得能上一個師旅，才可以有這一營，可是這種最厲害的火器，也是能打遠不打近，所衝出去這般匪幫中，看他們身形矯捷，全是這鳳尾幫中的好手，雖則假山上面轟轟的連擲了幾槍，烟硝彌漫中，倒也死傷了不少，因為攻進假山的幫匪們，上面燈火亮已能看見，從上面連翻下七個來，上面聲音此時也十分的雜亂了，喊殺震天，幫匪們已和官兵交了手，這種情勢非常的危險，可是就在這時，兩邊的火槍手完全已衝進淨業山莊，因為業已看見正面上假山一帶，官兵和幫匪交了手，南北兩面全從這懸崖絕壁上用火槍手掩護着，用長繩和荊條連接在一處，衝了下來，這兩邊亦往當中擠，東，南，北，三面全有剿山的官兵往抱月迴廊後衝去，更不知道後面盤據着多少幫匪，這一來四面受敵，花棚下無法立足了，活報應上官雲形向鷹爪王招呼了聲：「王老師，我們無法再行就延，趕緊照方才說的話辦理吧！」

上官雲形操動離魂子母圈，頭一個闖出花棚，這位風塵異人，此時因為關係數十人的生死，實不敢再存最存輕視之意，也施轉開輕功提縱法的絕技，倏起倏落，只有一條黑影，疾如飛車，撲向假山

，鷹爪王也只好聽從他的招呼，只向身後的英雄囑咐了聲：「各自留神，用兵力隱蔽身形。」也跟着上官雲形的後蹤，緊自撲了過來。四嶽俠尼慈雲居士和續命神醫萬柳堂，也遵照上官雲形的囑咐，撲奔南北兩面，叢林後的斷壁懸崖。

這正面假山這裏就在這剎那之間，情勢大變，因為上面攻進來的官兵，對於這淨業山莊，因為他是鳳尾幫重要之地，十分重視，這一來官兵損失也就重了，所以上去的一幫幫匪，內中頗有許多能手，現在他們已到了死裏求生的地步，那還有一點顧忌，在這時假山上完全是緝私營的官兵，由統帶督率着。這幫幫匪一攻上來動手之間，已死傷了一名營官，兩名哨兵，六七十名官兵。衝上來的幫匪也被打下不少去，這內中就有禮堂師閃電手薛庸，他是奉命趕奔天鳳堂，和萬勝刀周明，雙手金鏢羅信，小張良蕭俊，他們是奉龍頭幫主之命，要闖出淨業山莊接迎頭一次出去的，青鸞堂香主，天罡手閔智，和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他們是在第一次衝出去的幫匪中，已經安然衝出淨業山莊，現在這一隊人多勢衆，可正趕上緝私營統帶親自統率着，查剿進來，這一來兩下裏傷亡愈多，官兵雖多，火槍手雖有威力，沿着假山外直到莊門一帶，官兵可是一隊跟一隊往裏撞，這是闖出來這班幫匪，此時

頗有些視死如歸，絲毫沒有再顧及什麼，他們是稍一得手，立下毒手，這時正趕上萬勝刀周明，和小張良蕭俊，兩人是從當中翻上來的，在官兵火槍轟擊之下，兩人的武功雖好，可也被鐵沙子傷了幾處，雖不是重傷，也疼痛異常，這一來更激怒了他們，兵力展動，連傷了三四名官兵，這時他一眼望見在上面最高處的草亭子中，正有一名武職官，站在亭子口指揮着所部圍捕上來的鳳尾幫幫匪。小張良蕭俊惡念陡起，向萬勝刀周明一打招呼道：「周老師，我們先把這醜趙子創了，這夥官兵蛇無頭不行，我們把他們殺退，這淨業山莊還是我們的呢。」這就叫聰明人一樣作糊塗事，小張良蕭俊素日足智多謀，此時不知道他怎麼會把惡鐵蒙蔽，竟自妄想還要守淨業山莊，可是他這種糊塗的想念不要緊，這位緝私營統領就教厄運當頭，遇上了這兩位瘟神太歲，那小張良蕭俊話聲一落，掌中刀揮動，衝開前面阻擋他的官兵，颯颯的一連兩縱，已到了草亭前，喝了聲：「你這狗官跑這裏來送死了！」遞刀就扎。

這位統領身旁兩名信親的弁勇，手底下還是真快，一見情勢不好，兩人不顧一切的齊舉腰刀，奮不顧身，連刀帶人向小張良蕭俊的身上撲來，這一手還是真够厲害的，兩人全是破出去與匪徒拚命

小張良蕭俊見來勢太猛，往左一撤身，右邊過來的那個刀刺空，他掌中刀順勢往左邊這個腹刀上一震，把刀給他打落，隨着往外一展，斜肩帶臂，削在這名弁勇的肩頭上，右邊那個一刀扎空，二次奮身向小張良蕭俊撲擊，萬勝刀周明也已經跟蹤趕到，手底下略一展動，也把這名弁勇擄在山坡上。那小張良蕭俊已經躲身而進，竄到那緝私營統領的面前，一刀扎去，這位統領逃是無法逃，躲也沒有那麼快，他雖是一個武職官，只有弓刀石，馬步箭，下過功夫。這種形如飛賊的幫匪，手底下多兇多快，已經到近前，他那還逃得了活命，但是這官兵中盡有手底下俐落不怕死的，眼前看着小張良蕭俊的刀已扎到統領的胸膛上，在草亭子中，尚有統領許多親信的兵弁，全在調撥着下面的隊伍，往裏闖。這時已有一名緝私營管帶，瞥見統領已落在匪人的手內，疾切開營救是來不及了，他竟用力的把他手中一柄腰刀甩了過來，手底下還是真準，這另翻轉着，竟向小張良蕭俊的右肩頭下割去。小張良蕭俊往左躲力的閃避，手中刀略一微的慢了一些，那位緝私營統領也在一翻身，蕭俊的刀削着統領的右肩頭後扎去，可是小張良蕭俊也被匪過來這把刀，刀尖子裏面的人一把攔住，一個人在拚命逃生之下，往往身上有多重的傷，當時能不覺得，這位統領被人這一攔架，往亭子裏努力的閃避，萬勝刀周明

可已趕到，也是這統領命不該絕，就在這時猛聽得頭頂上有人高喊了聲：「萬惡匪黨，竟敢戕殺朝廷官吏，你是活得等不了。」人隨身下，從半空中掉下來，整落在萬勝刀周明的背後。萬勝刀周明也是個江湖能手，此人一發話，這種聲音來的地方就十分詫異，因為他們所落腳的地方，已經是假山上，在往高處去，又沒房屋牆壁，喝喊的聲音完全在頭頂上，萬勝刀手中的刀，那還敢往外遞，左腳往右一撤，身形半轉，把刀反往背後一探，橫截背後來的人，可是身軀隨着往右一撤，避開正鋒，萬勝刀周明，身手不算不快，勢子變化的也算疾，只是來人那容得他再這麼施為，右肩頭突然一發麻，已拿不着掌中刀，噹啷啷的已擡下山坡，更被來人在「氣命穴」點了一指，可憐萬勝刀周明，成名江湖的人物，竟往山坡上倒去，並且是頭朝下，摔下去的，口鼻全被搶破，噹啷地的再不能動轉。

那小張良蕭俊，右頰雖然受了傷，但是傷痕甚重，他又把統領扎傷右肩下穿透，蕭俊此時真有裏手狠心毒，這名營官，這一飛出這柄腰刀，劃傷了他，他豈肯再容這營官走，開往前一探身，已把這營官劈在刀下。這草亭子並沒有多大的地方，統領被傷逃進草亭子，營官遭了他的毒手。就在萬勝刀周明被人點倒的同時，蕭俊他也聽到有人接應緝私營這邊，可是他決不肯稍錯開這種時機，也不管萬

勝刀死傷，很快的追進草亭，二次用刀向這緝私營的統領劈去。背後一聲輕叫：「萬惡的匪黨，還敢逞兇！」小張良蕭俊覺得背後撲過來，這人的口吻十分狂妄，並且聲音也到了腦後，他扎出去的刀，猛然借著繃子翻身的式子，翻過來向背後劈去，刀才翻轉來，腕子已經被人買住，小張良蕭俊去見這驕然現身的，竟是一個窮老道，年紀倒是不小，瘦骨嶙峋，但是他這種面貌上却不知怎麼個原故，眉目口鼻之間，滿含着一股子銳氣，尤其是二目的神光威稜逼人，一件破舊的棉道袍，一條褪了色的黃絲絛，身背後背著一口劍，並沒有亮出來，小張良蕭俊右手腕子被他左手抓著，却如五個鋼鈞，抓得自己痛澈了肺腑。

小張良蕭俊猛然把左掌用全力向這窮老道的胸前劈去，可是那客他再行施展，這個道人，一聲冷笑道：「你還掙扎」往起一提他這條右臂，這道人一橫身，已把他這身軀帶著往高處拔，同時道人的右掌往小張良蕭俊的右肩下一叉，往起雙臂一舉，已把小張良蕭俊整個的身軀，掄起來，這道人，這一轉身往山下一瞥之間，見山山坡上，正圍上來三四名幫匪，道人却哈哈一笑，喝聲道：「全都給我下去。」這小張良蕭俊的刀始終沒有撒手，這時被這道人把他整個的身軀往下擲去，這所上來的這幾

名幫匪，算是被碰個正着，有一名匪黨，竟被蕭俊的刀扎了個前心穿後心，那幾名幫匪也被他身軀砸下去，全滾在山坡下，但是却便宜了蕭俊，他身體被他本幫的這幾個人一擋，他竟保住性命，並且還沒有多重的傷痕，不過已經被震的暈了過去，滾在山坡下。

假山這一陣亂，這名老道這一衝上假山，竟自生龍活虎，除去已闖出假山的幫匪，算是逃了活命，所有在裏面才衝上來的，全被這位道人赤手空拳，打下假山。這時外面增援的官兵，更有一大隊，湧上假山來，統領受傷，險些送命之下，竟得這意外的救援，不僅是救了這統領的性命，這緝私營的一班武職官，少死了多少人，因為全是保護着這統領身旁，統領遭到了這種危險，性命不保之下，誰還敢顧自己的生死，誰不想拚命的殺賊，老這一消現身，把大家的性命保住。

第一四四章 凌波擊匪多指尼港口護船幫

繼續的又上來這一隊官兵，因為已跟闖出的幫匪混殺了一陣，官兵已傷了不少人，更知道這淨業山莊，還藏着不少匪人，所以闖上來的這一隊官兵，才到了小山上，已經有四桿火槍手，先奔到草亭

子兩旁，稍微可以避雨的地方，火繩容易着，轟轟的連打出兩排槍，震起緝私營的威力，可是鷹爪王，和上官雲彤，全險些被這火槍所傷，仗着身手快，縱橫閃避，活報應上官雲彤，更不令鷹爪王往前闖，隨着自己身後，自己憑着這掌中的離魂子母圈，舞動着躲閃着兩人的身軀，以防打出來的鐵沙子，傷着自己，就這樣，也不敢猛然緊往上衝，可是假山上的官兵，火把很多，雖是不時被雨澆得熄滅，但是官兵已用兩枝油松合在一處，燃起來，倒還依然在風雨中閃出熊熊的火焰。

上官雲彤和鷹爪王就離開這山坡七八丈遠，上邊那老道已然現身動手，把幫匪打下假山。不過緝私營因為這班幫匪慫不畏法，在十二連環場被剿之下，竟敢殺傷官兵，逞兇拒捕，實在是無法無天，所以後上來的這名幫帶，已經認定了裏面殘餘的幫匪一名不能留。不過官兵剿山，雖是在有人賣了底，出其不意的衝進十二連環場，只是動手時，依然是仗着火槍營的威力，若不然雖有緝私營，水師營這麼大隊的官兵，只怕依然不能得手了。所以這時七八桿火槍，相繼的一聲一聲的往下擊着。

淮陽派掌門人，和活報應上官雲彤竟自不能再往前闖，這時緝私營新上來這名幫帶劉守中，見着統領受傷，搶奔草亭，原有上面一班的官弁，見這老道救了自己不少的人，更救了統領，已有人趕到

這老道的面前問道：「這位道長，你一個出家人，怎麼竟會闖進匪窟？不顧性命的救我們大人，道長！你不要走，我們倒很感謝你呢。」

這位老道很坦然的，向他的小武職官稽首爲禮，說道：「貧道正因爲這班幫匪過於的兇頑，竟敢飛官拒捕，所以冒昧的闖上來，把他們打退，但是統領大人怎麼樣？我還有事求見。」

這時幫帶劉守中已經在草亭中查看統領的傷勢，更聽明白了手下的官弁報告，這窮道人相求的情形，也是十分驚異，這時看了看統領的傷勢，在這裏是無法救護，喝令手下官兵，敢緊找木板，或是抬牀，把統領搭走。一面叫手下弁勇把那老道叫進來，自己問話，弁勇們向這老道一點手道：「這位道人，我們幫帶大人，傳你問話呢！」

這老道隨着走進草亭，向迎面站的這位幫帶劉守中稽首爲禮，却不等幫帶問話，向上面說道：「貧道的出身來歷，少時定要報告大人，只是統領受傷，流血過多，性命就難保了，大人若肯相信，貧道這裏有一點丹妙，請先給統領大人服下去，貧道以這性命担保，不至再有妨礙，大人可相信嗎？」

這位幫帶查顏觀色，更因爲這老道救的完全是緝私營，那能再不信任，點頭說道：「道長，完全

是一種仁慈的善念，仗義救人，本幫帶那有不信任之理，請賜丹妙，好救統領的性命。」這老道一邊從身邊摸出一個三寸大的小葫蘆，把蓋兒拔開，向自己掌心中倒出三粒丹砂，向幫帶身旁站立的弁勇送過去，那幫帶趕緊令那弁勇給統領納入口中，只見這丹砂小小的粒子，赤紅的顏色，却有極大的香氣散滿草亭裏，那弁勇又敢緊給統領納入口中，幫帶却問道：「這裏沒有水，恐怕他嚥不下去吧？」老道說道：「不妨事，只要他入了口中，自能散化。」當時這位幫帶才問道：「這位道長沒領教你道號？在那座寶觀清修，因何來到此地？本幫帶聽他們說：道長頗具好身手，本幫帶願問一切。」這位窮老道，却又稽首說道：「貧道雖是出家人，皈依玄門，却是武林一脈，貧道是隸屬淮陽派，不過一切細情不能細說，因為現在有貧道門下一班人，已陷身在匪窟內，恐怕要落個玉石不分，與這鳳尾幫，同歸於盡呢。」

這位幫帶劉守中愕然問道：「這十二連環塢中，還有安然良民在內嗎？」這位老道答道：「不錯，淮上清風堡綠竹塘，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王道隆，領率着一門弟子，被幫匪誘入十二連環塢，現在無法脫身，請大人體好生之德，無論如何，現時令手下火槍營停止攻擊，保全他們這班人的殘命，貧

道永感宏恩，這淨業山莊中，還要大人肯開恩，保全他們的安全，尚可替大人肅清這淨業山莊的幫匪。

這位幫帶劉守中略一思索，點頭說道：「你既然是一個出家人，又懷着這報善念而來，本幫帶是不會說謊話，好吧！我現在叫他們停止用火槍來攻擊，」這位幫帶劉守中，遂傳下令去，立刻火槍半全停止了攻擊。更打發一名哨官，傳令給南北兩邊攻進來的水師營，火槍營，各守原地，不得再隨意攻擊，以免把一班良善，全毀在這淨業山莊內，果然是軍令如山，這道命令一傳下去，不大工夫，兩邊的火槍手，也全停止了。這時老道却回身向下面招呼，淮陽派掌門人王道隆，和西嶽碧竹庵主，慈雲大師，現在蒙緝私營幫帶大人開大恩，保全你們性命，還不趕緊前來，叩謝大人活命之恩！這老道的聲音，非常嘹亮。

這時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和活報應，已經全離假山不遠，已經早看清了一切，見火槍手突然這一停止，假山上更跑下一名武職官，用令旗傳令，南北兩面，攻進來的官兵，也同時停止轟擊，鷹爪王十分感嘆，錯非山上現身的這位道人，自己這一班同門師友，雖脫大劫，趕到一聲招呼，活報應上

官雲彤向鷹爪王說道：「王老師，你這淮陽派還有幾天幹頭，那窮老道，大約是你們淮陽派中僅有的人物，錢囊道人到了，雖然現在把官家阻擋着，能够不向我們攻打，可是王老師你不要忘了，那老猴兒崽子，武維揚等，是否全逃出淨雲山莊，妨他作困獸之鬥，那就壞了，這裏沒有我這一份，你趕緊上去，向幫帶述明一切之先，這裏可顧不得什麼叫嫌疑，你得自告奮勇，叫你們手下的人，就領官兵，把後面搜一下，在我們沒出淨雲山莊之前，不要再叫他們生出事故來，我去招呼那老尼，叫她也得來，見見人家，這個帶頂子的，你們這叫僧，道，俗，三教會呢！」這活報廳上官雲彤話一落聲，飛身縱起，他去找慈雲庵主。

鷹爪王趕緊撲奔假山前，還不敢立刻往上闖，雖然官兵不往下冲，火槍暫時停止了攻擊，但是戒備的很嚴，自己忙報名道：「淮陽青風堡綠竹塘，王道隆竊命叩見大人，可允許小民上去嗎？」

這時上面的官兵將火把，已經順着幾條小水道全排下來，照耀得下面很亮，看見下面說話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者，赤手空拳。更因為那老道向上招呼他們，幫帶也沒阻攔，遂喝令鷹爪王自管上假山回話，鷹爪王遂順着假山的小道，上得山頭，看出果然正是淮陽派已經退隱的第二代師伯，鐵囊

遣人，那位幫帶，在草亭子口站着，正望着下面，兩旁的營官哨官，提刀守衛着，手下軍兵在草亭子旁列成兩隊，弓箭刀槍，齊整的預備着，如臨大敵，在火把照耀下，頗顯得格外的威風。

糜爪王到了近前，向上說道：「民子王道隆叩謝大人的天恩，保全民子所領率的一班同門師友，民子這些先謝謝大人。」這種地方，別看糜爪王是淮上青風堡綠竹塘的掌門人，門下已有兩代的門人更領率着青風堡十一村的團練鄉勇，到了這種地方，可不敢稍存驕傲之心，官家是不客氣的，禮節最重，言語一個失當，關係着全局，也只好跪在地上叩頭行禮。

這位幫帶看到糜爪王這種年歲，這種氣魄，看出是一個安善的武師，遂也很客氣的說道：「不必多禮，起來講話。」王道隆這才站起來，復向鐵義道人恭身拜見道：「師伯救了弟子等性命，弟子等措置失當，險些斷送了一班門下，和助拳的朋友，弟子實在惶恐之至。」鐵義道人說了驛道：「我們先不必敘談，大人的公事要緊，沒有多少的就擱。」糜爪王答了聲：「是！」忙的恭恭敬敬的垂手侍立，聽候幫帶的問話？

這位幫帶劉守中，很帶着驚異的神色，向糜爪王問道：「王道隆！怎樣你和這位道長，還是同徒

嗎？我看你們年歲倒相差無幾呢！」鷹爪王忙答道：「這位道長，是我們淮陽派中長一輩的老師，他已得道家的修爲，現在已經九十多歲呢，大人還不知道，我這師伯的來歷嗎？民子在大人面前，說句放肆話，我這師伯，在江湖上很有些俠義之名，他現在隱居在泰山金霞觀，不再到青風堡綠竹塘，却是一生嫉惡如仇，雖然皈依玄門，依然做些有益人羣的事，全稱他做鐵叢道人，仗一柄雷音劍，却爲江湖上除去不少大害。」這位幫帶聽了鷹爪王這些話，很驚異的問道：「這就是劍俠鐵叢道人嗎？本幫帶早聞大名，因爲我四年前曾在山東沿海一帶，做着緝私營的營官，很聽我們緝私營中人傳說過，這位道長已是劍俠一流人物，不想今夜幸會的很，竟得在此相遇，這倒很難得呢！」幫帶說到這，竟向鐵叢道人拱拱手道：「失敬的很！我久仰道長你仗劍走江湖，專管人間不平事，我劉守中雖然被這功名伴着，但是我還不是勢力場中人，我還很羨慕你們這班風塵異人呢！我聽得道長你那口雷音劍，是一柄寶刃，難得在此相遇，道長你肯叫我開開眼嗎？」

鐵叢道人忙稽首答道：「貧道不過是個玄門技擊的庸流，那敢當大人那麼過講，雷音劍倒是一口利刀，不過沒有傳聞的那麼神奇，飛仙劍俠，世界上不會有的，我們不過是多練了幾年功夫，手脚上

稍爲利落而已。大人更看這柄雷音劍，這倒現成，一抬手，軋劍柄一按崩簧，往起一抬脖子隨的一聲，雷音劍出鞘，隨着劍身出鞘，在燈籠火把照耀之下，閃起一流清光。鐵囊道人，把雷音劍在自己面前一橫，幫帶劉守中看這劍身閃出一縷藍光，劍身的光華，如同一泓秋水，果然與平常所見的多好寶劍，沒有發出這麼攝人二目的光華，這時鐵囊道人，却把這雷音捏着劍的劍尖，把寶劍的劍柄，向幫帶劉守中送了過去，這種地方，就看出來，任憑什麼人，也得通權達變，不能固滯自己的意思，鐵囊道人這柄雷音劍，三十多年來，就不肯叫別人動他，旁人也不敢擅動他，這還說是江湖同道，或是同門師友，若是敵對的人，那你錯非拿着性命來管識這雷音劍的犀利，休想沾他一指了，今日鐵囊道人，竟爲了搭救淮陽派的門下四十餘人，只得他遷就一時，把雷音劍獻到緝私營幫帶的手中，叫他賞識，這叫無可如何，幫帶把雷音劍接過去，道路不同，他總是個武官，對於武器還不十分外行，自己可不敢像鐵囊道人。那樣去捏劍尖，他右手握劍柄，左手用母指中指，用力往劍尖下，劍身上，彈了一下，立刻發出一陣龍吟之聲，幫帶點頭讚歎道：「果然是一口寶刃，這種希世之珍，實在是難得之寶物。本幫帶倒得開開眼界了。」可是說完之後，復一抬頭看了看鐵囊道人，跟着含笑問道：「觀主這口雷

背劍，看這種光華閃爍，鋒利可知，本幫帶想向道長作一次無償之求，這口雷音劍倒是怎樣的勝利，可能讓我這門外漢一開眼界？我們也算不往這一番偶合了，觀主能够一顯身手麼？」說着話，他把雷音劍遞過來。可是幫帶這遞劍，也不敢像鐵鑊道人那樣捏着劍尖，把劍柄送給道家，他却遞着劍柄向鐵鑊道人來接。鐵鑊道人暗暗笑這位幫帶胆小，他是深怕這劍鋒太利，傷了他的手指，自己可是在這種地方，依然不敢放肆，輕輕用手捏着劍尖，接了過來，躬身說道：「幫帶大人，要一試此劍的鋒利，那是極容易的事，貧道請大人先把淮陽派門下調集到假山前，使貧道不再懸念他們。只要大人不嫌貧道的輕狂，願在夫人前一試身手，藉可看出這柄雷音劍神妙之處。」才說到這，下面那傳令的官兵，已然返回來，更帶來一名老尼，正是西嶽俠尼慈雲庵主，這名傳令的官兵，上得假山來，向幫帶報告，所有南北兩面攻進來的水師營，緝私營，已經入了淨樂山莊，所有淮陽派的武師門，也全聽憑大人的命令，往這裏集合候命，現有西嶽碧竹庵主慈雲，求見夫人。」

鷹爪王忙答話，向幫帶說道：「這也是隨着小民一同來的，請夫人恩典教他前來，自己歷訴一切。」幫帶劉守中點點頭，向那名傳令官說了聲：「領他上來。」慈雲庵主隨着這名官兵來到假山上，

南對帶行過，又看到鐵簕道人，也肅然致敬，這位幫帶劉守中一看慈雲庵主這種儼貌，這種氣魄，雖然是年歲很大，但是精神矍鑠，道貌儼然，兩隻眸子閃爍着異光，一件灰道袍，束着絲縷，背後攢着寶劍，白襪僧鞋，真如靜鶴閑雲，仙風道骨四個字那不過是想像之辭，真個的神仙誰又見過，不過像虛主這種人，矮個不住那種清高，那種嚴肅，無形中帶着一種出塵絕俗的風範，令人不盡不由的不對他起一種肅穆敬仰之心，庵主向幫帶行禮後，自己報名道：「西嶽盤龍嶺上天梯，碧竹庵，沙門女弟子慈雲求幫帶的恩典。」幫帶劉守中當然說道：「妳就是碧竹庵的庵主，慈雲大師婆？今夜十二連環瑣的事，倒也真奇怪，你們是佛門弟子玄門的法師，有修爲的人，自然能知道這裏邊有什麼因果，或者是我劉守中和你們有什麼緣法，我這個作緝私營幫帶的，對你們這般人，豈會全知道的很清楚，這不也是很難得的事麼，你們莫以爲本幫帶這個話說得不倫不類，我一說明你們就口服心服了。從這位鐵簕道長在這裏一現身，我已經不用他再費多少言語，我就深信不疑，因爲我已知他實是當代大俠，鐵簕道人四字，早已入我之耳，如今這位庵主又前來，只憑妳自報姓名，本幫帶也能深信不疑，正爲得我對於妳這西嶽碧竹庵，更是深知，武林中最大的門戶，歷代很出了些俠義的僧人，作了不少

驚人的事業，這一來省却許多麻煩，免却許多誤會，因為現在的時候，實在是太以危險，我們緝私營水師營這次冒着奇險剿辦十二連環場，上邊的命令很緊，我們動手也不敢少有疏忽，致于未便，在一攻打進來，絕沒想到裏面尚有善良的武林中人混在這裏，並且這一剿進來，我們這方面不能再對於幫匪們有什麼顧忌，只有放手去作，任憑殺戮逮捕，定要把他一舉肅清，不留後患，倘若不是我深知這位觀主，和這位菴主的來歷，現在我們也處在萬分危險之地，那肯輕信別人的話，你們想，所有你們被匪幫誘入十二連環場的數十人，豈不危險，一個處置不當，就要把這一般良善的當作幫匪看待，一一來得多死多少人，這位碧竹菴主爲什麼也和這幫匪結仇，本幫帶願意略聞一二。」

慈雲庵主遂把自己的徒弟鳳梅被幫匪搶掠的情形，向幫帶一一陳明，幫帶聽着點點頭，慈雲庵主又向這位幫帶劉守中請求道：「貧僧這次被事勢所迫，只得身入十二連環場，只是我碧竹菴中，並沒有多人前來，只有貧僧領着幾個女弟子，只是有我碧竹菴長一輩的師伯，他在青澤關鐵佛寺人稱多指大師，她在鐵佛寺擁有一部份漁業作她廟中的香火，有一隊飛鷺漁船，此次送貧僧和淮陽派一般人入十二連環場，這一撥漁船已經被鳳尾幫引入腹地，貧僧忝爲碧竹菴掌門人，此次貧僧師伯把鐵佛寺養

衆的香火，產業，四十多隻飛鸞船，教貧僧帶來，我師伯原打算一半爲我們壯聲勢，一半也防他這十二連環場中窺穴深邃，不敢過於信任他們，以自己的船隻護送我們入十二連環場，不想這次變生意外，官家竟在這時查剿十二連環場，這種飛鸞船全在內港停泊，上面還存好幾個受傷的人，到現在生死不明，求大人體上天好生之德，看在活菩薩面上，慨發仁慈，爲弟子保全這一隊漁船，教他們能退出十二連環場，貧僧三代同門，定然爲大人祝福，大人能恩典貧僧麼？」

還幫帶劉守中聽庵主說出這一番話來，很驚訝的說道：「啊呀！怎麼還有這種事，這可真糟心，我們這次攻十二連環場，把浙南的兵力全調作，連外面佈防的算起來，有八營人、各自統率一隊，整分五路攻進來的，全是齊按着地圖各自算計着時候，同時要到他匪巢腹心之地，我們進來的不是一路，這內港的情形如何，本幫帶尙不得知，啊呀！這可危險了，妳想，不論是我們緝私營，或是水師營，往裏面攻打全是用全力來對付，因爲這幫匪的聲勢也過大了，我們真不敢輕視他，不論那一隊人攻到內港，那就能分出來什麼船是被困裏面的，那一隊是幫匪的，玉石雖分，妳教官兵也無可如何吧！官兵雖然是奉命，剿辦幫匪，但是誰也不願意殺戮良民，妄害良善，倘然你們人有什麼受傷，船隻

若有不能保全的地方，那也無可如何，只好付諸命運而已，好吧，本幫帶這就派人前去查問，就是你們的人被尋被扣，船隻失散，只要沒被燒毀，沒被打沉的，倒還容易查尋。」說到這處派身旁的一名哨官教他趕奔金雕堂，向那裏駐守的營官仔細問問，好在這時那裏已經佔據多時，若有這麼大隊的船幫倒也易於查問，這名哨官領命而去。這時下面有淮陽派一般武師，已經奉命集合在假下山，聽候命令。這位幫帶一面調撥着山莊外陸續進來的隊伍，教他們全開入淨業山莊，一隊隊只站到抱月過廊，幫帶劉守中容官兵佈置好，向下面傳話，令淮陽派一般武師們全走上假山，挨次的查看，這一來算是把淮陽派這般人保全住。隨向鷹爪王道：「王道隆論你們現在的情形，入十二連環場遇上這樁事，你們再撤身走全不是容易事了，因為官家有官家的情形，公事有公事的手續。你們進來容易再出去就難了，何況你們也是大幫結隊而來，按公事上說絕不會容容易就教你們逃出去，必須等事完之後，你們全找了保證担保你們實在是好人，確是被幫匪所累，不得已的被困在這裏，就這樣也不是一兩天能辦理得清楚的，誰教你們遇上我這個幫帶，我是十分喜歡你們這般人沒法子，我得想法子候着把你們飛船船隊調查清楚了，能够把你們的人完全從幫匪中摘露出來，在天亮之後，我必設法教你們退出十

二連環場，本幫帶也算在佛門中略進一點心意，贖我這作武官的殺孽，這僧道俗三位風塵中異人，齊向這位幫帶劉守中虔誠致謝，表示絕不忘幫帶大恩之意，這位幫帶對於這般人絕沒有絲毫疑心，倒十分的來安慰鷹爪王等，這時鐵簫道人看到自己本門下不致再生其他的危險，幫帶身旁正有幾個人上來回話，鐵簫道人趁這個功夫向西嶽俠尼低聲說道：「庵主不必耽心，多指已入十二連環場了。」隨向鷹爪王低低說：「雖說這位慨發宏慈，容我門下出十二連環場，但是武維揚已然脫身逃走，後患方殷，此處仍宜早早抽身，是浙南也不准停留，速回淮上青風堡爲是。武維揚他這次雖遭慘敗，絕不甘心，定要把握浙江省內掀起絕大的風波，更要提防他懷仇報復，不肯罷休，武維揚和他手下有力的一班人，這一漏網，實是江湖上無窮大害，並且這次剿山剿的也十分離奇，連我也還不知道這其中的原故，在官家面前，口頭還要謹慎些。這裏我也不能耽擱，我還要看看武維揚怎麼出十二連環場。」鷹爪王靜靜的聽着，這時幫帶劉守中已然把他的事交派完了，鷹爪王更說道：「請幫帶大人敢緊派人，把淨榮山莊抱月迴廊後，率兵檢查一下，小民願效綿薄，令我門下人跟隨過去，以免有潛伏的幫匪，他們或者要再兇逞頑，與大人的部下頗爲不利。」

幫帶劉守中點點頭，明白鷹爪王所說這份意思，捕拿這班匪黨，若非仗着火槍的威力，真不易剿他們。遂趕緊派一位營官，帶着一隊緝私營的官兵，由鷹爪王淮陽派門下八個人，隨同到後面搜查。

這裏鐵囊道人，見大事已了，遂向幫帶劉守中說道：「大人要看看這口雷音劍，如何的鋒利？貧道在夫人面前只好放肆了。」說到這，把雷音劍撤在手中，向幫帶稽首一拜，一轉身，已經騰身而起，就在這假山上高矮不平的地方，施展三十六路天罡劍，這種劍術運用開，有駭電驚霆之勢，起落進退，劍勢展動開，這一片寒光，隨着道人的巧捷身形，電閃星斷，上下飛舞。寒光耀目，劍術變化神奇，臨到劍招施展到緊妙處，這位鐵囊道人，身軀竟飛縱上假山上的樹杪，隨着他身形往上一縱時，那雷音劍一片的寒光，把那樹帽子上的枝葉，已經削的如同被狂風擺落的一樣，他身形倏起倏落，劍到處，一片折枝斷木的聲音，往返之間，凡是假山上半截的樹木，向裏面這一面，無論大小的樹帽兒，完全被劍掃平。

幫帶以及手下一班官弁，看得目瞪口呆，忽然間見這鐵囊道人，往這山坡上一落，雷音劍猛然向

假山上一塊玲瓏透別的山石上，一揮之下，寶劍發出一陣龍吟之聲，一溜火花，迸出有二尺去，斗大一塊山石，滾在山坡上。那鐵叢道人却不再往草亭前按着劍向幫帶劉守中稽首一拜，說了聲：「謝大人的宏恩，貧道有事不能耽擱，大人的宏恩，貧道沒世不敢忘，願大人前途珍重，貧道告辭。」這個話一落聲，雷音劍已納入背後的劍鞘內，一斜身，飛縱上樹杪，再一騰身，已沒入黑影中，頓失蹤跡。幫帶劉守中見這位鐵叢道人，竟有這般好身手，實有來去無蹤之勢，遂向鷹爪王道：「這位道長真是劍俠一流了，你們淮陽派中有這種世外高人，令人可敬。本幫帶能爲你們盡力之處，定要多幫你們一些忙呢！」

鷹爪王忙向幫帶劉守中謝過大人成全之意，這時派到淨業山莊後面的官兵，已經有人回來報告，後面匪徒已經逃得乾乾淨淨，只有十幾名受傷，不能走動的，已經看管起來，請大人示下。幫帶劉守中點點頭。鷹爪王和西嶽俠尼在這時，乘勢請求幫帶的允許，立刻退出淨業山莊，和前面內港飛鷁船隊，聚合一處，以便退出十二連環場。

幫帶劉守中點點頭道：「好吧，你們站在這裏稍候片刻，候本幫帶進駐淨業山莊，派人護送你們

出去。」

這時所有進淨業山莊的官兵，已經有兩隊人，分佈各處，鷹爪王看到這種情形，這是官家的勢力，不能輕視，各處的燈籠火把，亮子油松，凡是重要的地方，各的處路口，完全把守着。這時幫帶已經帶着一隊人，走下假山，火把照耀着，如同兩條火龍，奔了抱月迴廊，在那裏路行就攔，跟着見抱月迴廊上，已經置了一枝官兵，在那裏駐守，大隊的人，隨着幫帶轉向後面。

西嶽俠尼，慈雲庵主，此時對於西嶽派的飛鷲船隊的安危，不能釋懷，泗水漁家箇雲彤，也是十分焦灼，自己是奉多指大師的慈諭，領率泗水船隊入十二連環場，爲本幫應援，雖說是倘若全毀在十二連環場中，有掌門人庵主在頭裏，力不能敵，不能爲大師保全這點實力，是無可如何的事，究竟算自己身爲門下的，辜負師恩，不能盡力，所以現在心裏是萬分難過，恨不得立刻可以到內港，倒是看看飛鷲船隊怎麼樣？掌門人等這時是等待這位幫帶劉守中的命令，趁勢在淨業山莊外一看，這時情形是真叫人驚心動魄。只見只一座十二連環場在這陰沈晦暗中，有三四處火光轟天，已經燃燒起幾把大火，這在天空中的一片雨氣，這種火光，尤其是刺目，各處還不斷一陣陣喊殺的聲音，看情形重

更的地方是已被官兵佔領，凡是略高的地方，目光所及，全有紅燈搖擺在風雨中，不問可知，全是官兵駐守的地方。

往下面看，軍容十分偉壯，雖是細雨濛濛，這淨業山莊門口，兩旁的號燈，飛油松的火把，有二十多對，分佈在山莊的兩旁，兩隊官兵，有兩位小武職官率領着，把守在山莊門外，刀光閃爍着，一個個全是十分矯健的體格，順着淨業山莊的大路上，也湧起一片紅光，正是奔賓館和天鳳堂那條道路，全有大隊的官兵分佈在這路上，可是天鳳堂一路，也是紅光照天，火勢燃得很旺，大約已經被焚，再往遠處就看不見了。惡雲庵主，嘆息道：「天南逸叟武維揚雄踞十二連環場，擁有一百餘舵，在江湖道中，他也算是以雄視儕輩了，可是剛愎自用，貪心過重，更兼他這種狂傲無人，外機械也過重，造成了這種局面。他分明認為這十二連環場巢穴隱匿，佈置成鐵倚相似，那想到一旦間，瓦解冰消，立刻是一敗塗地，這還算便宜了他，竟得逃出網羅，沒被官家捕獲，倘然他已被成擒，認真追究起來，不僅是一個梟匪的行爲，他簡直有些謀反的舉動了。鋒芒過露這真是起禍之由，只這短短一目的工夫，我們全是有目共覩，十二連環場竟落到這種淒慘的情形，可是論起來，還是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我們看到這種情形，更應該深爲警惕，得意莫忘失意時，武維揚更是那種一意孤行的性情，恐怕他未必能懸崖勒馬就此回頭，那麼將來難免仍做階下囚，慈雲庵主才說到這，鷹爪王忽然說道：「庵主，怎麼我們到這裏見幫帶，上官老師爲什麼沒隨上來，他到那裏去了？」庵主道：「我因爲有緝私營的跟官弁隨一同往假山來，也沒理會他，倒不知他到那裏去了。」說話間，後面幫帶劉守中已經派了一名營官，和八名護勇擎着火把，帶着跟隨搜查後面淮陽派門下，來到假山上，說是：奉幫帶的命令，送大家到內港，將你們查查點點所帶來的人，到了賓館那水師營統領，那裏也得詳細報告一下，並且也須要把你們的名單留下。

鷹爪王和慈雲庵主一面答應着，可就留神到自己這邊所有的人，那還有那活報應上官雲彤在內，這可不敢言語了，若是稍露口鋒，自己的人不全，倘有在山莊內沒找回來的，那非找了麻煩不可。官家現在剿山，這十二連環場，人家得徹底搜尋肅清，現在已經是這緝私營的幫帶恩施格外，允許淮陽西獄兩派踐約赴會的人，退出十二連環場，不至被鳳尾幫匪幫連上，這已經是很難得的，一來是淮上青風堡淮陽派門戶，在江湖上頗有一點威名，西獄碧竹庵掌西獄派更是以沙門正義，江湖上修積善功

，差不多誰也有一些好的認識，更兼鐵簑道人，挾絕技入淨業山莊，救了緝私營統領，山頭試劍，鎮住了這緝私營的官人，他們尤其不敢再稍有刁難，各別的留了情面，不過這次淮陽四獄兩派，入十二連環塢，在本身看，是江湖上尋仇報復，可是在官方看來，從公事上說，就有許多路下不去的地方，稍一認真，恐怕赴會的想再脫身，只怕不那麼容易，所以對於這位活報廳上官雲彤，突然的行跡隱去，這種人對於他，任憑誰也無法干涉他的去留，幸而是緝私營這邊，對於他沒十分注意，更兼在黑暗中，一切的面貌全不辨清，倘若在白天，像他這種面貌，這種打扮，各別的孔服，這十二連環塢是一個多麼兇險的匪巢，在這班人中，像他那種，形如窮酸的裝束，和那種面貌，就是在幾百人中，也要各到他注意，他的形跡已經落到人家眼內，突然失蹤，倘若問起我來，拿何言對答。鷹爪王遂向這傳令的營官說道：「我們的人按現在說，全在這，因為有受傷的人，已經全送出內港，現在手底下太不方便，我們到水師營統隊裏掛號時，把名單交上，請老爺們多關照吧！」

這名營官，把這兩派人查點了查點人數，現在在淨業山莊裏連營門人在內，一共是二十二名。這裏計有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西嶽派掌門人慈雲庵主連續命神醫萬柳堂，魯南老鏢師候泰，北路鏢師

蔣恩波，飛刀盧建堂，神拳紀筱川，鏢客鄧謙，太極掌柳逢春，十八盤結武師賈玉堂，雙刀金和，臨城趙龍的門下，孫玉崑，孫玉崗，江南鏢客，三才劍司馬壽昌，一條桿棒走江南武宗義，韋壽民，金讓，馮毓文，馮毓秀，甘忠，甘孝，夏侯英，祝龍驤，江傑，華雲峯，泗水魚家簡雲彤，西獄派門弟子修性，修禪，修緣，修明，這是在淨紫山莊的人，可是內中可有受傷的，因為在幫匪混戰之下，官兵往裏攻打之時，被火槍飛起的鐵砂子，傷着了馮毓文，修性，甘孝，武宗義這四個人，孫玉崗，柳逢春，全被幫匪所傷，不過傷痕還不很重，尙還可以行動，現在這是在營官面前所點清的人數。

鷹爪王趁勢報告，赴會的人，在船隊中尙有武師九名，其餘的全是泗水漁船的水手，營官點頭說道：「好吧！」因為這次入十二連環場，是緝私營水師營兩位統領主持，劉幫帶頗有對你們幫忙之意，這你們可不能不感激他，這真是難得的事，憑你們這些人落在這種匪巢內，能够保全着退出十二連環場，這種事實不容易，大約劉幫帶還另外派人，去向水師營統領那裏報告，一來是爲我們的統領受傷，暫由幫帶全權代理着事，二來也爲得是你們的船幫，正是水師營官兵攻取的地方，完全在他手內，你們隨我走吧，大約不至於有什麼留難。」

鷹爪王和慈雲庵主向這位營官，歛力申謝關照，這一班赴會的羣雄，在官兵引領監視之下，一同出了淨業山莊，沿路上一看這種情形，已然是寸步難行，全有官兵把守着，隔幾步，就有盤查的，更在暗中伏着強弓硬弩，提防着一切，沿着這條通天鳳堂的大路，往前走着，已經看出，果然把天鳳堂已經付之一炬，火光尚在着得很旺，那裏更有大隊官兵把守着，離開天鳳堂火勢稍遠的地方，官兵已經在那裏紮起營帳，佈置了不少官兵，監視着各處，鷹爪王等，沒不驚異官家這種辦法，是一種非常的舉動，沒有見過剿辦一個匪會有這麼嚴重的情形，從這天鳳堂過去，路上是尤其緊，步步有官兵，各處全有卡子，大約知道這裏是鳳尾幫內三堂重要之地，也正是鳳尾幫命脈所在，並且這次剿山，實具了斬草除根的手段，凡是要緊所在，差不多全給立刻燒毀，他們才走進天鳳堂，跟着聽身旁隨着走的官兵說道：「你們看，幫帶大人方才就說，幫匪們逃得情形可疑，恐怕他淨業山莊內還有甚麼隱匿的巢穴，不能再給他存留什麼，要縱火燒焚，只要和別處能隔斷的開，連後面能容易潛伏匪徒的深林荒草，索性全要給他燒淨，免得再有意外的情形，反倒給自己留後患。你看幫帶倒是辦事乾脆，火已經起來了，後面沒有別的去處，這一來鳳尾幫算是連根全給刨了，看他們還怎樣再興風作浪。」

鷹爪王等，聽到官兵這樣說，回頭看了看，果然淨樂山莊那邊，已經火烟冲天，大約是從後面給燒起，俠尼不住連聲歎息，衆人看到鳳尾幫落到這樣結果，沒有不觸目驚心的，隨着往前够奔賓館，遠遠的望着那賓館一幫，原本是地勢極其荒曠，這時的情形可不同了，從賓館門前起，往裏走，是奔天鳳堂的這條大道，往外走，是奔青鸞堂金雕堂那條松蔭夾道。全有大隊的官兵，分佈在大路上，燈籠火把，照耀着，這種聲勢，任憑你是多麼胆大的人，也全驚心。

在賓館門前，是兩隊緝私營，大氣死風燈戳在門左右，更在賓館的牆角，紮着兩座帳篷，這裏是兩哨官兵守衛着，緊靠賓館門前，兩位哨官在那守護着。從外面望裏看去，裏面是燈光照耀的非常觸目，現在是清一色的沒有兩樣人，除了軍首，就是官弁。

鷹爪王和慈雲庵主率領衆人，隨着緝私營的營官，來到近前，這位營官先過去，跟守護賓館的兩位哨官打了招呼，這裏似乎已經早得了信息，囑咐鷹爪王和慈雲庵主，要約束着所帶來的人，靜靜的等候着，他們進去給回話，有一名哨兵，帶着緝私營還名營官，一同走進賓館，等了工夫不大，那位營官從門裏出來，臉上却帶着笑，向西嶽俠尼慈雲庵主道：「這位大師傅，你們的脾氣真好，泗水鍋

幫，敢情全是你們碧竹庵的，現在你們放心吧，船隻損失了有限，大部份全給你們保全着了，統領這裏正要派人去傳喚你們，還來了正好，隨我進去，其餘的人，仍然的在這裏等候，聽候大人的命令。你們這班師傅們，真有能人呢。說起來是真險，我這才聽那哨官，匆匆的告訴我，你們那撥船隊，膽子也太大了，一個辦漁業的船幫，竟敢這麼冒昧的闖進十二連環塢，這件事你們太懸虛了，水師營的官兵，若是從水面上打進來，那還容的開人緩手，這次大部份的官兵完全從陸地進來的，所以給幫匪一個措手不及，不容他再緩手，可是你們船隊，就在那種情形下，險些個和幫匪的廿八宿隊裏在一處，若不是你們真有能人，只怕現在剩不了什麼，走，跟我到裏邊見統領。這裏大約還有你們的熟人六？」這位營官一邊低聲說着，一邊引領着兩位掌門人往裏走。聽到營官這些話，十分驚異，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個情形，和這水師營，緝私營沒有一點認識，那裏又來的熟人，這不是怪事麼？」

第一四十五章 瓦解匪幫鷹爪王重返清風堡

這時已隨着進了賓館，院中十幾盞燈籠照耀着，八名護勇抱着雪亮的刀，站在客廳簷下，守護着

客廳裏的燈光，照得紙窗上，十分雪亮，裏面正有嗓音很宏亮的人說着話，絕不是浙江這一帶口音，聽他說話的口音，頗像大河以北的人，鷹爪王等聽着，就十分注意，也到廳房的門口，營官示意兩位掌門人，站住，營官進去。自己回話，跟着就聽，那人說了聲：「楊德勝，請兩位老師傅進來，我這裏正想着多見識幾個江湖上的奇人，倒也是件痛快事呢，」跟着開門出來的，却是先前回話的那位哨官，向兩位掌門人說道：「請你們兩位進去呢！」這個「請」字下的十分各別，鷹爪王和慈雲庵主全都不明白，以一個江湖的武師，和空門中的老尼，竟會得水師營的統領這麼重視，真是離奇的事，遂隨着這位哨官走進客廳，這兩位掌門人一進客廳，全驚得目瞪口呆，竟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已經站起招呼，正是熱腸俠骨的雙掌震關西辛維邦，爲江湖道義，不辭風塵勞苦，帶着徒弟先入了十二連環場，想把兩家的事，從中了解，化干戈爲玉帛，那知他師徒一入十二連環場，竟自音信杳然，生死不明，鷹爪王和西嶽俠尼爲這件事，很是關心，只是無法探查，想不到在十二連環場瓦解冰消之下，竟發現這位老鏢頭，還真是怪事，並且水師營統領是一個統兵大員，看辛老鏢頭在這裏的情形，竟以客禮相待，連慈雲庵主，那麼鎮定的人，也全驚詫萬狀，認爲事太離奇。

這時辛維邦已然迎了過來，向鷹爪王和西嶽俠尼，拱手說道：「王老師，庵主，我辛維邦十分對不住兩位掌門人了，我不度德，不量力的自告奮勇，想入十二連環場多少給朋友效一點力，以盡同道之義，如果不出王老師和葛老師所料，我竟自被武維揚賣了，少時我再把經過說與掌門人，你們兩位先見過統領大人。」

鷹爪王和西嶽俠尼向前給統領行禮，這位統領陸邦彥十分客氣，欠身還禮說道：「兩位老師傳不必客氣，你們的出身來路，我這位辛老哥，已經全說與我了，一位是空門中的高僧，一位是滄上的義民，本統領對你們義俠的行爲，十分敬仰，因爲十二連環場剿辦甚難，事情十分棘手，裏面的地勢也太太，更因爲是跟緝私營會剿十二連環場，不得不分道進行，所以雖已知道你們有許多人困在淨業山莊，但是在情勢混亂之下，實沒有工夫先去營救你們，不過本統領深知你們是有本領的人，保護自己，倒還有這種力量。所以我在這裏，肅清之後，佔領了賓館，立時正要差派人向攻進淨業山莊的周統領那裏關照他們，把赴會的人，加以保護。可是劉幫帶也在這時派人前來報告，統領已受重傷，淨業山莊已然完全佔領，所有赴會的人，已經護送前來，這是很好的事，你們請坐，本統領正想和你們談

談呢？」鷹爪王忙答道：「小民不過一介武夫，大人乃是統兵大員，這次恩施格外，不以幫匪株連，小民等已然感恩不盡，那敢在大人面前放肆，西嶽俠尼也向上合十說道：「貧僧不過是沙門弟子，此次隨着淮陽派掌門人入十二連環塢匪巢，深知有背佛門清規，只以門下女弟子被劫，只好甘冒佛門戒律，入十二連環塢，蒙大人不加罪貧僧，已經深感鴻慈，只求大人把貧僧所掌西嶽派的泗水漁船，賞還貧僧，允許我們退出十二連環塢，貧僧定要領率一班門下，在佛祖前爲大人祝福。」慈雲庵主說到這裏，又向陸統領深深一拜。

陸統領點點頭道：「庵主不必爲這些事操心，我和這位辛老師，是十年故交，你們全是道義的朋友，本統領對你們沒有厚薄，以友誼看待你們，凡是我能担当，力所能及的，我一定要盡力周旋，你們不要拘束着，坐下我好講話呢。」辛維邦更向鷹爪王以目示意，叫他們落坐，鷹爪王和慈雲庵主只得向陸統領謝坐之後，在旁靠窗前茶几旁坐下，那辛老鏢頭，却仍然在客位上和這位陸統領分坐，在八仙棹子的兩旁，鷹爪王和西嶽俠尼看到這種情形，這才知道，雙掌震關西辛維邦，和這位水師營陸邦彥，定有極深的淵源，這時有差弁更給兩位掌門人獻上茶來，這真是意外的奇遇，因禍得福。現在這

一點的面子，已經是十分難得，別說陷身十二連環場，幾乎得打上通匪的官司，稍微的牽連上，那得費多大力量？現在不只於把這場禍躲過去，更得朝廷二品大員，以客禮相待，臉面上是十分光彩。

這時統領陸邦彥，向兩位掌門人說道：「本統領和這位辛老哥的情形，你們一定還不知道，本統領和他十年前，已經是患難的弟兄，那時老鏢頭尚在幹着他那鏢行生意，本統領正在臨榆縣水師營駐防，那時我的身份極小，不過是一名記名的營官，因為我從廿歲身入行伍，完全憑着一股子血氣，請求功名富貴，那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在水師營効力，就是不怕死，肯幹，很得上官的重視，公事上我沒有不認真的，可是那一帶地近海口，鹽梟海盜，出沒無常，我們緝私營這一公事上認真，未免結怨也多了，有一次我因公進省，送達一件公事，我只帶着兩名弟兄，我的行跡被我親手打散了的，一股海盜偵知，他們安心報復，中途邀劫，我的手下兩名弟兄，一死一傷，我也落在他們手中，他們手段更是惡辣，不肯叫我受一刀之苦，要用慘刑把我處置死，那時我已經連一分指望都沒有，我那時知道準得一死，何必叫他們笑罵，他們在一個野廟中，用非刑凌辱我，算是我命不該絕，五行有救，這位辛老鏢頭，正是回家，往他家看望，竟被他趕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把我從虎口中救出來，他更

不攔牽連，把我救到他家，治傷療養，要把我保護回營，兩位老師想，這種生死之恩，患難之交，不算是平常的交情吧，可是我隨軍調遣，事隔數年，不意竟被調到江南，現在熬到這種地位，可不是我這人忘恩負義，把過去的事忘了，你們也該知道，現在是兵戈擾攘，天下大亂之時，我這一個寄身行伍，行動上絲毫不能由我的，我想去看望這位辛老哥，就叫有心無力。我們已經十多年沒見面了，我想我們倆下處全是一樣，正不知誰生誰死，彼此是否尚在人間，可是事情真是想不到的，竟會在這裏相遇，這不是很難得的嗎？所以我今天見到這位西嶽庵主，我更想到佛家因果之說，也不能盡行不信，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辛老哥，當年救我，絕沒想到將來我會救他，可是那知道事隔十年，我們一個天南，一個地北，萬不能聚到一處的，可是竟會聚到一處了。此次我們剿辦十二連環場，也是得到一種意外的幫助，不能一下手，就把他拿下去，這偌大的聲勢地方，這麼容易，這其中另有原因，不過詳細的情形，一來我也知道不詳細，二來我也不敢隨便的宣佈，不過我們入十二連環場，若是真從他明面所擺着的水路進來，大約一天的工夫，也未必隨的進來，就仗着完全從他分水關外幾條祕密的道路，按圖索驥，才得這麼容易的攻進來，有一處地方，叫盤山磴道，有一哨人把道路略微走錯了一些

，那裏有一處叫紫花谷，正是這位辛老哥被武維揚囚禁的所在，老師傅想，這種情形不是天意該當嘴，那裏是一個極深的山谷，四外把守的人非常嚴厲，困在裏面的人，想出來勢比登天，可是我們這次剿山，完全仗着火槍轟的力量，紫花谷把守那裏的幫匪，除了死傷的，也全各自逃命，我這位辛老哥的令徒，膽量極大，本領也真好，竟在那時看到了脫身的時候，捨命的闖上來，辛老哥也隨着他徒弟往外逃，這才把他師徒救出來，兩位老師傅想，人生遇合，實在是微妙的很，有時真不是我們能想得到的，他師徒和我見面之後，可是對於你們的情形，還知道不甚清切，不過準知道淮陽西嶽兩派，已入十二連環場，吉凶生死，辛老哥一切信音沒有，更是對於碧竹庵領率泗水船幫，也入了十二連環場，辛老哥既毫未與聞，事後更沒有人告訴他，所以他和我見面之後，未能提及此事，險些誤了多少人的性命，可是你們這一班風塵中，真有能人，叫我不能不敬服，泗水船幫最是危險，因為他停船的所在，是十二連環場最重要的地方，是入他內三堂的港口，也正是護境的廿八宿幫匪船隊駐防的所在。也正是我們水師營衝進十二連環場正面攻打的所在，兵力最厚，險些落個同歸於盡。」陸統領遂把泗水船幫險遭覆滅，多指大師義救營官李炳義，為泗水船幫脫離經過詳細說與了鷹爪王西嶽俠尼

等。

原來十二連環塢這內港口是入內三堂的水旱要路口，所以這裏的佈置也非常嚴密，廿八宿護壇船隊，是龍頭總舵所轄船幫的精華，緝私營水師營，完全算得力於抬槍手，若沒有這麼厲害的火器作前驅，就讓是船幫攻進來，水師營緝私營也少損失不了，奉令統率官船是第一營第三營，兩營挑選的水師精華，雖是這樣，真正的要是和廿八宿護壇船隊幫匪，憑着一刀一槍動手，恐怕官兵決非敵手，仗着火槍的威力大，火槍轟擊處，幫匪們有力量沒處施展去，所以一照面把廿八宿的船隊打散，死傷逃亡立時瓦解，不過泗水船幫正駐紮這港口邊，這時要分那是幫匪，那是好人，就叫沒法分別，更因為泗水船幫的船隻多，聲勢大，駐紮的地方不對，泗水船幫上現在更有好幾位負傷的人，泗水漁家簡雲形，又在淨業山莊裏面，真真有本領的人，又不能動手，像這雲手藍璧等，已經到了生死關頭，仗着泗水漁家簡雲形素日訓練得法，這般弟兄尙還能够鎮靜應付，當時的情形可够危險的了，水路已被官軍切斷，往外衝，試想能逃得幾隻船出去，只要船幫想往外一逃，就不能不抗拒，那一來，官兵這方面更認為是幫匪中重要的人物船隻，有三四桿抬槍，泗水船幫就得歸於覆滅，這時更沒有遲疑緩息的時

候，官船這邊，在打散了廿八宿護壇船隊之下，看到偏着港口東邊，大隊船幫仍然駐紮着，紋絲不動，這時統率第一營的營官，名叫何忠，統率第三營的營官，名叫李炳義，這兩位營官是久經戰陣，一邊派部下追捕廿八宿的船隊，一邊統率着部下撲奔泗水船幫，這兩隊官船只要一欺近了，也就是泗水船幫覆滅之時，也是西嶽派從開派以來，以任俠倚義濟困扶危，行道江湖積修善功，很作了些大功德事，不知救了多少人，所以他本身所培植起來的泗水船幫，在這種危難關頭，竟得到意外的解救，偏偏在這時，忽然由裏邊，闖出一隊幫匪，領率幫匪的一個匪首，是內三堂青鸞堂，有力的人物，草上飛于忠，他在淨業山莊較技失敗，含羞帶愧退出淨業山莊，他暗存報復之心，他雖然是內三堂下効力，因為是入幫多年，手下有一般親信弟子，他預備赴會的淮陽西嶽兩派，在有了結果之下，必要退出十二連環場，那時他要以陰謀暗算的手段，報復洩憤，可是那又想到變起不測，禍起俄頃，一刹那間，官兵竟自攻進了十二連環場，手段太厲害了，整個十二連環場同時的發動極大力量，佔領了各要路口，幫匪們竟受制於火槍威力之下，立是瓦解之勢，草上飛于忠一看這種形勢，賓館一帶天鳳堂一帶，到處火起，官兵疑心是從天而降，再想往淨業山莊闖，全進不了，草上飛于忠，見鐵筒般的十二連

環塢毀於一旦，他是効力多年的弟兄，自然是護壇心切，遂來到內港一帶，見二十八宿護壇船幫大隊，戰得太慘了，那麼大威勢的二十八宿，一剎那間竟被打得七零八落，走頭無路，草上飛于忠憤怒之下，把集合的信號連續的發出，蘆笛連鳴之下，往一處預合敗殘的二十八宿船隊，這二十八位舵主，是被火槍的火力威脅無法抗拒，要論起動手來，他們還能撐扎一時，無論是匪幫，無論官兵，任憑你多好的隊伍，最怕是没有力量的人統率，此時草上飛于忠，這一振作，集合大隊，立時在港口召集起二三十隻幫匪的快船，草上飛于忠，大聲向一般舵主們招呼：「弟兄們，往裏逃全是死路，登岸後也不會脫身，要聽死中求活，隨着我姓于的走，」他這一聲喝喊，倒是真有力量，二三十隻船，一齊往外猛衝，這一來把泗水船幫的當時危險，先給擋了一下，官兵那面見幫匪又作困獸之鬥，由營官李炳義何忠，督率着船隊，以連珠弩，諸葛弩，弓箭手，一齊的開了發箭，向幫匪的船隻猛射之下，竟自阻止不住，官兵那方面，也是不願意外殺傷匪黨，只要扔兵刃，束手就縛的，全可以保全活命，不到不得已時，不肯用火槍轟擊，二十八宿的舵主們，全是有武功本領的，竟自有六十名舵主，撞上官兵船，官兵已殺傷二十餘人，兩位營官一看形勢不好，立時傳號令，令抬槍手轟擊，轟轟的兩聲響過，

幫匪們被打得紛紛落水，五隻船更同時起火，幫匪的船隻，不由的往後退，草上飛于忠此時已經紅了眼，他已經破出死命去，爲幫匪們報復，他看準了統率官兵的兩隻主船，草上飛于忠他此時閃避在快船大艙後，躲避着抬槍的轟擊，他是過於輕身飛縱術，有草上飛行的輕身法，在火槍轟擊之後的一刹那間，竟自登艙頂，施展輕功提縱術，海燕掠波的身法，嗖的騰身一縱，相隔三四丈遠，他竟如飛鳥般落到三營營官李炳義的船頭，李炳義正提着腰刀指揮兩邊船上的火槍手，預備二次轟擊，草上飛于忠突然撲到近前，李炳義厲聲喝叱大膽的幫匪，你還殺官拒捕麼，掄起腰刀向草上飛于忠劈來，營官李炳義，雖然是胆大敢動手，身旁更有弁勇們也各擺兵刃，往船頭這邊猛撲，但是草上飛于忠身手何等矯捷，營官李炳義的刀到，草上飛于忠伸左掌，撥雲見日，左掌的掌緣往李炳義的脈門上一貼，這隻鐵掌往外一翻，把李炳義的腕子刁住，微一用力，營官李炳義的腰刀已經脫手，從對面右邊撲過來的一名護勇，也正掄刀來刺，左邊一名護勇，也一順刀，往于忠的左肋上扎，可是于忠毫不慌忙，他竟自順手牽羊，把營官李炳義往自己的身右邊一帶，這一手真損，那護勇的刀往下落是正砍李炳義的左肩頭，還仗着于忠不打算要李炳義的命，因爲他要用他爲自己和一般弟兄們脫身，所以盡力往自己

身右側一帶，營官李炳義的左肩頭，只被刀尖子掃了一下，左邊撲過來的那名護勇，被于忠左脚一抬，踹落水去，鄰船上一營的營官何忠，再想撲過來救援，這草上飛于忠把李炳義往左助下一挾，一擰身，腳點船頭，飛縱回自己的船上，官船這邊營官被擄，一陣嘩亂，草上飛于忠，絲毫不敢遲延，往起一騰身竄上艙頂，撤背後鋸齒刀，往營官李炳義的脖項上一搭，向這邊高喊：「狐羣狗黨，官家的走狗爪牙，想要你們性命的，趕緊給于二太爺讓路，只要再敢動火槍轟擊，先把你們這營官開刀。」這一來，真把官兵這邊威脅住，李炳義不是小身份的，並且他是水師提督的近人，更是江南水師營的老軍務，誰能够不顧全他的性命，眼看看于忠喝令匪船隨着他往外闖官船這邊，只好是把水面讓開，任憑他往外放船的一剎那間，泗水船幫這邊，正在危急之下，見有了這個機會，竟自要隨着往外闖，出險地，真要是飛鷺船隊也隨着往外一闖，西嶽派恐怕也難洗污名，終落玉石不分，當時就叫草上飛于忠闖過內港口一帶，水師提督那裏，大隊官船尚在守着分水關，提督恐怕担不了這種畏懼賊匪之勢，任憑脫逃的罪名，寧可破出，叫營官李炳義，以身殉難，也要拚命阻擋，不容許匪脫身，請想泗水船幫能够完整逃得出去麼，就在飛鷺船隊剛要鳴鑼開船往外闖之間，靠前面一隻飛鷺船桅桿頂子上

，有人大喊聲：「好糊塗的孽障們，真要斷送我西嶽派威名清白於匪軍麼，不准動。」喊聲甫歇，如一隻巨鷹般，從黑沉的天空，往水面上飛去，竟自猛落在草上飛于忠的船艙頂上，于忠正在耀武揚威執刀威脅官船，身後突然勁風撲到，草上飛于忠身手靈活，他知道背後要遭到人的暗算，一個黃龍轉身，手中的鋸齒刀向後猛劈去，眼光中更看到背後現身襲擊的是一個僧人，趕到他這一刀劈下去，這個僧人開口怒叱：「孽障，你還敢逞凶。」猛然左掌往起一翻，掌底摘花，細長手指往他脈門上一拂，這僧人的右掌隨着往下面穿出，雲龍探爪，竟在他肩井穴上，輕輕一點，草上飛于忠這條右臂已經被他卸掉，鋸齒刀掉在艙頂子上，于忠知道遇到了能手，並且來人是一個女僧，長得形容古怪，年紀總有七八十歲，長眉鳳目，一臉慈祥和氣中帶着一種攝人的威力，草上飛于忠，用力擰身想竄下艙頂子落水逃命，那知這位老尼竟自往前搶半步，左掌往外一撒，鷹翻雕擊掌，二次猛擊，但是草上飛于忠這種輕身提縱術，也真不可輕視，這位老尼只於是卸了他右臂，並沒傷了他臟肺，所以他依然能運用輕身術，竟被他縱到船頭，這位老尼不由震怒，厲聲喝叱：「孽障，我看你能逃到那裏。」可是草上飛于忠竟自施展開登萍渡水，草上飛的輕身絕技，也不論是鳳尾幫的船隻，水師營，緝私營的船隻，只要

叫他一着脚，立刻騰身躍起，一連翻過四五隻船，竟被他逃向內港出口的水面上，騰身一縱竄入水中，可是這位俠尼，決不肯任他這麼逃走，追到最後一條船的船尾上，在于忠沉入水中的一眨眼間，這位老尼略一停頓，所有官兵見這位老尼一身輕身絕技，救了李營官之下，竟不肯捨這名匪首，可是現在終於被這名幫匪逃出他手去，幫匪已然竄入水中，任何人也認為這老尼縱有本領也無計可施，只有任憑幫匪逃去了，那知道，這位老尼竟挾有武林絕技，略一停頓正是等候草上飛于忠入水換氣，他沉入水中，出去五丈左右，往起一浮，探身水面，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想着要交代兩句江湖場面話，叫未逃出的弟兄們也好聽出自己不是那怕死貪生之輩，那知這位俠尼正是等待這種機會，水面上被攔散的船隻，到處飄流着船板，這位俠尼，竟在草上飛于忠往水面一冒之時，沒容他頭面上水流淨，這位俠尼竟自騰身而起，離了船尾，往草上飛于忠浮起的附近水面上飄着的一塊船板一落，這種輕身提縱術，登萍渡水的身法，火候真是純青，落腳處離着草上飛于忠露着水面的地方只有三尺，這位俠尼脚尖點着飄浮的船板，眼看着船板似乎往下一沉之間，俠尼是單足點船板，金鷄獨立，身軀微往右俯，左臂往自己左肩頭上一展，肥大的僧袍向上一一起，如同巨鳥振翅，右掌却隨着斜往下一拂，孔雀剔翎

，也沒看到這位俠尼的左掌打到草上飛于忠，只有那肥大的僧袍，在他將露出水面的肩頭後掃，這種動作神速，草上飛于忠身形往下一沉，水花一翻，可是這位俠尼，腳下一點那塊船板，身形已經騰起，一個潛龍昇天式，竟自翻回那隻官船的船尾，草上飛于忠被打落水中，順流飄去，生死不明，且不去管他，這位俠尼起落如飛，那第一營的營官何忠，見這位俠尼現身救了李炳義，他喝令船往前移，爲是救護李炳義，看看傷勢如何，他雖然離着那麼近，可是依然沒有這位俠尼身形快，依然被這位俠尼先形撲到，這隻匪船的艙頂子上，匪船上三名幫匪早嚇得落水逃走，李營官受傷不重，可因爲被幫匪攔劫，急怒攻心，氣絕過去，這位俠尼，二次落到艙頂子上，一俯身，把李營官攙得坐在艙頂上，左手抓住他肩頭，右手駢食中二指，在李營官的靈台穴官元穴連點了兩指，李營官立時甦醒過來，一營的營官何忠，這時也趕上船頭，因爲是親眼得見，是這位俠尼相救，口中在招呼着：「這位老師傅蒙你相救，李營官能沒有危險麼，請示老師傅的法號，和怎樣竟會入了十二連環場。」這時李營官已在緩息，辨別着眼前的人，這位俠尼回轉身來，雙手合十，向何營官一拜道：「貧僧爲西嶽派門下弟子，名多指老尼，現在以佛門弟子，帶罪之身請求大人，要趕緊傳令體好生之德，慈悲之念，對於那

邊一隊船幫，船頭上畫有一隻鷺鳥的就是，不要看成竄匪一路，再行攻擊圍捕，貧僧佛門弟子，決不致叫大人担了處分，那隊船幫決不是幫匪一流，求大人快快在他們身上造福吧！」這位黃澤關多指大師名聞天下，何營官雖是在軍伍中，可是在江南道上也在盛傳着西嶽派的俠尼，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並且親眼得見這位大師，竟有這種驚人絕技，超羣出衆的功夫，並且他這種既慈祥又莊嚴的相貌，尤其叫人起一種敬佩之心，那肯不聽他的請求，何營官立時傳令，對於那邊沒散開的船隊，停止圍捕攻擊，這一聲令下，爲西嶽派保全了泗水船幫，慘淡經營的這一點成就，泗水船幫的一般弟兄們，也算是被這位俠尼所救，這位多指大師，知道軍營中軍令如山，何營官已然發佈了命令，這當然不會再出危險，此時何營官也在帶着弟兄，把李營官架起，李營官只於左肩頭的傷痕還在流着血，這一被多指大師用點穴法，疏散了穴道，立刻神智清明，知道自己是被這位俠尼所救，遂向多指大師躬身拜謝道：「我李炳義，虎口餘生，多虧這位大師所救，再生之德，沒齒難忘。」何營官一旁忙說道：「李大人，趕請這位大師竟是武林中盛傳的西嶽碧竹庵的成名俠尼多指大師，還是見李大人祖德優厚，才有這種想不到的意外救援，逢凶化吉，遇難成祥，趕緊那邊有大隊的船幫，竟是西嶽派門下，若不是

這位大師這時趕到，定然弄個玉石俱焚，幫匪同歸於盡，我們造孽也不淺吧！」多指大師同時向何營官李營官說道：「現在大人們正在軍務緊迫之時，貧僧也不敢多添麻煩，草草稟明，也好叫大人們進行辦公事，這一隊四十餘隻船，全是敝派門下所有的泗水船幫，飛鷺船隊，平時他們以打魚養生以救生爲職責，此次因爲淮陽淮上清風堡綠竹塘，和本派與鳳尾幫，梟匪結怨，敝兩派應約赴會，才來到十二連環塢，現在內堂後淨業山莊，尙有敝派四十餘人，未能脫險，不過大人們盡管放心，此時幫匪首領們，既然蹤跡不見，不是已然全數被擒，就是已然另有道路脫身逃走，求大人們體好生之德，在攻進淨業山莊時，務必對這般人加以分別，不要把他們看作幫匪一般才好。」李營官跟何營官聽到多指大師這麼請求，由李營官答道：「這位大師只可放心，我們此番攻入十二連環塢，據我們所知，我們帶兵的統領，也得和淮陽派西嶽派的出身來路，在危急時只要他們報告出字號來，自然能够保全他們，何況這些位老師傅們，更有武功在身，也不致於就同歸於盡，幫匪尙還沒肅清，大師何不請到我們弟兄的官船上，同入淨業山莊，大約我們統領，已入淨業山莊了。」這時多指大師見已經順利的保全了泗水船幫，向腰間探手取出一支藥瓶，從瓶中倒出三粒朱色藥丸，遞給營官李炳義道：「大人

請把這三粒丹藥，吞化下去，回頭隨便再服些治傷的藥，把左肩頭包紮，大人決不致於傷及筋骨，貧僧不便打攪，願大人們對於剿辦鳳尾幫十二連環場，多積陰功，少造殺孽，爲蒼生造福，貧僧在佛祖前願爲大人及統領們虔祝祿位高升，前程萬里，貧僧告辭，謝大人們的慈悲恩典吧。」這位俠尼肅然一拜，一轉身，騰身躍起，竟飛縱到相隔四五丈外一隻官船的艙頂子上，倏起倏落，縱躍如飛，眨眼間已經到了泗水船幫，飛鷺船隊的船頭上，那泗水船幫，掌管船隊的頭目早已認出竟是本派的多指師前來相救，真是絕處逢生，眼看着泗水船幫全要毀在十二連環場，仗着俠尼一身絕技，轉危爲安，此時，多指大師突然飛身縱到船頭，連頭目帶水手們，全跪倒船頭，向多指大師叩謝救命之恩，並請求慈諭的指示，這時，多指大師向這般頭目們吩咐道：「現在多蒙兩位營官答應了，保全我們泗水船幫，飛鷺船隊，你們再不要任意行動，安心在這裏等候着，十二連環場肅清之下，隨着慈雲庵主，和幫領隊的簡雲彤，再行出十二連環場，至於艙中受傷的人，貧僧也不再多管，好在有續命神醫萬柳堂，足能爲他們治療，天南逸叟武維揚恐怕就未必半途知返，苦海迴航，貧僧還要去暗中追跡查看他們一番，你們只好好防備着敗逃的幫匪，前來侵擾」這一般頭目們全敬謹的恭領多指大師的慈諭，多

指大師吩咐完這番話，竟自施展輕功絕技，從飛鷺船幫的船頂子上，縱躍如飛撲奔西南而去，眨眼間，這位俠尼，那種輕快的身形，已經隱入陰雲烟霧中，這位營官李炳義感多指大師相救之德，營官何忠，也因為景仰這位風塵異人，親眼看到以一個年逾七旬的老尼，竟能深入十二連環場，內港現絕技，救李營官，求恩典，也是願意担当一切，盡力保全，知道陸統領已進駐到賓館，遂趕緊報告進去，也為得對於被陷在淨業山莊的淮陽西嶽兩派俠義道不至遭到危害，恰好陸統領和辛老鏢頭舊友重逢，鐵鑿道人更助淮陽西嶽兩派淨業山莊脫險，全算轉危為安。

這位統領把這經過的情形開誠公布的說與了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西嶽俠尼慈雲庵主，這兩位掌門人趕緊站起來，向陸統領拜謝他格外的幫忙，保全了泗水漁家飛鷺船隊。陸統領很是客氣，更問起淮陽派，西嶽派，和鳳尾幫的事，怎樣了斷，鷹爪王很誠懇的說道：「民子們遇到這種情形也就無可如何，鳳尾幫現在落個瓦解兵消，十二連環場不能立足，到了這種情形，我們的新仇舊怨，唯有一筆勾消，只是這鳳尾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和他內三堂的香主，全逃出十二連環場，這正是江湖上一種未了的事，也正是水面上遺留的後患，鳳尾幫遍佈各處，他的勢力不能因為十二連環場一破，就算全

完，這一班匪黨們在大江南北尚有一部份潛勢力，未可輕視，所以我們和他的事不過是暫作了結，絕不能算完，所以小民們求大人的恩典，放我們早早出十二連環場，小民得趕回淮上青風堡，綠竹塘，這位庵主也得趕回西嶽上天梯碧竹庵，各自督率門人，保守門戶，這班慫不畏法的幫匪，多半的窮凶極惡，雖遭挫敗，不肯回頭，他們就許遷怒於小民們，到青風堡和碧竹庵尋仇報復，這種事還不得不防，請統領大人多多恩典民子等，我們能早出十二連環場，絕不在浙南逗遛，率領我們一班師友，立時回轉淮上和華山，小民們感恩不盡。」

陸統領點點頭道：「你們只管放心，我對於你們絕沒有留難之意，一定發你們早早的離開這裏，只是你們這場是非，我聽辛老哥說，由這位王老師令徒入瀝關失書驛禍，引起了這片風波，更牽連上碧竹庵慈雲庵主的令徒楊鳳梅，聽說庵主這位令徒，也就是曾在江西服官十年，愛民如子的楊二老爺的令姪，這位楊文煥在江南作官，頗有政聲，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女，有那廉潔自守的父親，更有這玉潔冰清的女兒，真是難得的很，本統領很想見見這兩人，不知他們可跟在身旁麼？」

鷹爪王忙答道：「統領大人過獎，他們全在外面伺候，小民教他們進來拜見大人。」鷹爪王跟着

轉身來到客廳的門口，這可不願意教別人傳喚他們，因為自己得囑咐他們幾句話，遂親自走出客廳，到賓館門口，把華雲峯，楊鳳梅叫到面前，低聲囑咐兩句，帶着他們來到客廳，自己替他們報着名字，教他們兩人拜見陸統領。華雲峯和楊鳳梅給統領大人行過禮，站在那兒靜聽着大人的吩咐，這位陸統領先向華雲峯仔細問了一番，家鄉住處，以及所學的本領，現在家中還有什麼人，華雲峯把自己的出身來歷，以及自己現在只剩孤身一人，所以願意在師傅身旁多效幾年力，一來稍報師傅辛勤教誨之恩，二來自己也不願意回轉故鄉，依靠在族人的簷下，情願意追隨師傅在江湖上行道，所以雖然已經出藝數年，尙沒離開歸雲堡。」陸統領聽了，說了聲：「很好」又向楊鳳梅問道：「楊二老爺現在辭官不作，退隱林泉，他在江南宣海中，頗有政聲，沒有不景仰他的，姑娘妳既是名門後裔，又拜在西嶽派慈雲庵主的門下，得庵主的慈悲，更是令人可喜，這次遭到鳳尾幫幫匪的劫掠，竟能爲家門保全家聲，爲師門保全威望，爲自身保全清白，這實在太難得了，姑娘稱得起「巾幗鬚眉」四字。」

楊鳳梅向統領大人致謝道：「過蒙大人謬讚，難女實不敢當，此番被幫匪劫掠，難女已經憤不欲生，一個閨門女子，被幫匪掠劫着迢迢千里，來到浙南，才被恩師等把弟子救出去，但是已足爲女兒

身清白之累，難女本想着橫劍自刎，只爲老母在堂，父親身陷大營，落在吳提督手內，生死不明，急囚莫卜，難女所以忍辱一時，希望早早的能回到華陰縣，和難女的生身父母能見一面，難女死也甘心。」「楊鳳梅這番話說得個陸統領連連嘆息，向楊鳳梅道：「姑娘很可以不必這樣想，一個人一生的遭逢，誰也保不定不遇上意外的事，只不過各人的意志堅定，把腳根站穩，任憑他遇到什麼樣的危難，終歸能渡得過，至於那些細微事，無足介意。」陸統領更向楊鳳梅問了問，她家中的情形，統領這種意思，對於淮陽西嶽這兩個門弟子，十分關心，隨着又傳話，把乾山歸雲堡綏命神醫萬柳堂請了進來。

統領一見萬柳堂這份像貌，更起了一番敬重之意，這種情形，也就是先入爲主，完全沾了雙掌鎮關西辛維邦的光，他對於淮陽西嶽兩派的成名人物，大致的全說與了陸邦彥統領，這位統領大人他對於這些武林中人更是十分注意，十分樂於接近，此時一見這位續命神醫萬柳堂自己十分驚異，看他這種像貌，生得儀表不俗，這種氣魄頗像一個告老的官僚，更像一個有學問的地方紳士，誰又知道他是淮陽派門中的中堅人物，仗劍走江湖的名武師，陸統領特別的給萬柳堂的面子，請他落坐談話，萬柳

堂倒是大方不拘的坐在師兄下首，有問必答，和陸統領說得非常的投脾胃。這位陸統領對於萬柳堂竈有些相見恨晚之情，陸統領這時向雙掌鎮關西辛維邦說道：「辛老哥，他們出十二連環場還得有些耽擱，所有武師們，我教他們全在這裏等候，也覺起坐不安，倒不如全把他們送到飛鷺船隊，隨意歇息，等候着我把眼前的事弄清楚了，好教他們整隊出場，現在天色不早，這幾位老師傅們和他的令徒，才從淨業山莊送出來，定然是還沒進飲食，就請他們在這裏吃過夜飯，本統領還有許多事問他們，辛老哥以爲怎麼樣？」雙掌鎮關西辛維邦忙向統領陸邦彥致謝道：「這倒過蒙大人賞面子了，只是在大人這裏儘自招擾，太覺不安，還是教他們回船歇息，等候大人的吩咐吧。」陸統領含笑說道：「辛老哥你和本統領怎麼也弄起這個來，不要學我們官場中那種虛偽的客氣，我雖是作官的，但是我最討厭那種行爲呢。」辛維邦也趕緊含笑的答應着，陸統領已然吩咐手下差弁，把桌椅擺開傳下話去，教廚房給預備一桌酒飯，越快越好，不一時酒飯已經擺上來，統領毫不拘束的請辛維邦及鷹爪王，和西嶽饒尼，一同落坐。

在飲酒中間，這位統領忽然想起一事，向鷹爪王和西嶽饒尼說道：「二位老師傅，我要多管一點

閒事，淮陽派掌門弟子華雲峯，和這位庵主的令徒鳳梅姑娘，只是同遭劫難，落到幫匪手中，聽你們所說遇事的情形，他兩人始終沒離開一處，慈雲庵主這位令徒，品貌出衆，正氣逼人，可是他認爲這次被幫匪掠劫，雖沒遭到意外的侵凌，總認爲是自走之玷，引爲終身遺憾，楊二老爺是一位愛民如子的清官，他這女兒雖然在庵主保護下，能够父女重逢，一家團聚，也不能不以這種事繫結于懷，本統領想多一回事，何不在兩位掌門人主持之下，把他兩人連爲姻眷，既可以洗幫匪掠劫時一切嫌疑，更可把這兩個志節堅定，不屈中不撓的少年英俊，成全到一處。這豈不是一件最快意的事麼？本統領認爲這事，只要這麼辦了，對於雙方全是有百利而無一弊，二位掌門人以爲如何？」

鷹爪王和西嶽俠尼金站起來，向統領致謝道：「大人真是深體下情，洞明世故，既然是大人願意這麼成全他們，我們何樂不爲，不過我們雖爲他兩人的師傅，也不敢擅作主張，只有請大人算是爲他兩人主持一切，將來鳳梅姑娘回轉華陰，楊二老爺也沒有話可說，由統領爲他們主持婚姻大事，也正是他們的光彩。」統領陸邦彥點點頭道：「好吧，我老愛管這種閑事」，遂向鷹爪王道：「令徒華雲峯，已經父母不在，你這師傅是能替他主持一切，至於楊二老爺那裏我要給他寫一封信帶去，將來還要

教他謝我這冰人呢，你們也不能這種空口說白話，教他們本人要拿出一種信抄來，作爲定禮吧。」這時華雲峯和楊鳳梅全是奉統領之命，在下首陪着一塊吃飯，聽到這位陸統領竟自當面給兩人作起大媒來，羞得楊鳳梅面紅耳赤，抬不起頭來，那位統領大人却是微微含笑，這時鷹爪王却向華雲峯道：「統領大人，這麼對我們恩施格外，並且這樣成全你，給你兩人成就這段姻緣，你還不謝過大人。」華雲峯雖是個武勇的少年，但是遇到這種情形，也是臉通紅的，低頭只有含糊答應着，站起來，向統領大人謝過成全之意。那楊鳳梅却始終不肯抬頭，不肯答話。鷹爪王向華雲峯道：「統領大人教你拿出一點信物來，作爲定禮，你身邊可有什麼東西麼？」華雲峯遂把自己藏的那隻九龍玉佩，從裏面摘下來，這件東西自從瀝關遇難，福星店被捕，險些被守備武建勳的兵弁摘了去，直到被甯匪掠劫着在福壽堂被救出來，算是始終沒被損傷失掉，這也是很難得了，想不到這隻玉佩今日用它定了自己終身大事，華雲峯身經百難，虎口餘生，想不到終會逃出性命來，更是意想不到的，把這楊鳳梅小姐許配自己，論門戶，這鳳梅姑娘的儼貌，品格，自己頗有些相形見拙，心中十分的欣幸，不過面色上不敢帶露出來，把這隻玉佩送到師傅手中，西嶽俠尼却向鳳梅姑娘說道：「妳可有什麼物件快大方些拿出來

，不要辜負了統領大人的美意」，鳳梅姑娘微搖了搖頭，低聲答道：「弟子身邊任什麼沒有。」西嶽俠尼微微一笑，向陸統領說道：「這件事只好老尼代辦了」隨手在囊中摸出一粒砂門七寶珠，送在陸統領的面前，鷹爪王也把那隻玉佩交了過去，陸統領哈哈一笑道：「這倒是珠聯璧合，玉無不佩，這一頭親事，我陸邦彥倒不致落什麼包涵了。」隨把這兩家的定禮，交換着，送與了徒弟。鳳梅姑娘此時也不好不接了，把這隻玉佩接過來，裝入囊中，向統領盈盈一拜，算是謝過統領，雙掌鎮關西辛維邦復向鷹爪王和慈雲庵主各敬了一杯酒，給兩位掌門人賀喜。庵主是葷酒不入的，只有敬謝了辛老鏢頭。少時飯罷起坐之後，鷹爪王等全謝過統領，這時陸統領倒不等他們催問，只教他們把名單開出來，所有入十二連環場赴會的人，全寫上很詳細的姓名，籍貫，統領預備自己將來好在公事上有交待，這才差派手下兩名營官，另外有一份公事，交給鷹爪王，因為浙南這一帶，現在正在緊急的時候，到處全有水師營，緝私營駐守，他們這大隊船幫不容易走開，恐怕他們連東平壩全出不了，就要被駐防的卡子扣留，所以有這份公事帶着，到處可以查驗放行，這兩位掌門人見陸統領這樣格外的恩待，十分感激，全是向統領拜謝着這番成全之意。

那辛維邦這時却帶着徒弟飛天玉鳥項林，向陸統領告辭道：「我們師徒向統領請求單派一個弟兄同把我們送出十二連環場。」陸統領愕然說道：「辛老哥，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們不隨着王老師們一同走麼？」辛維邦道：「我有不得已之情，統領不必過問。」

續命神醫萬柳堂一旁說道：「辛老鏢頭，你是最豪爽的人什麼事還要慮慮的推不開放不下麼，此次你以十二分的血心爲朋友幫忙，不辭風塵勞苦，這麼遠的道路，不顧一切危險，入十二連環場，你完全是一番好意，打算爲我兩家的事化干戈爲玉帛，息事甯人，在交朋友場中，朋友的情你算完全盡到，至於你入十二連環場之後，竟遇到這種變故，武維揚他竟使用這種陰險的手段，把你師徒扣在紫花谷，老鏢頭你此時定是想着，一方面武維揚對待你的情形，教你灰心，一方面更覺着絲毫沒給我們靈力，對不住朋友，其實你想錯了，我們全是江湖道中人，只講義氣二字，老鏢頭你這樣對待朋友，還有什麼慚愧的地方，你這時要走，還不顯得我們疏遠了麼？」雙掌鎮關西辛維邦說道：「萬老師你我這些年的交情，我們現在任什麼談不到，我辛維邦對得住朋友，對不住朋友，咱們是日久見人心，咱們的交情絕不會差了，我現在實因爲有要緊的事，得趕回臨榆縣，因爲我出來的日子太多了，恐怕

事情已經就誤，交朋友是有始有終，其實我此次自告奮勇，入十二連環場，落到這樣結果，好在彼此全是知心的朋友，不致落什麼嫌疑，倘若交情稍差的，輕描淡寫兩句話，就能把我老頭一輩子的聲名完全斷送，其實我紫花谷被統領救出來，很可以從那裏就走，我只爲老師傅們尙陷身在裏面，我有一分力量，使喚一分力量，所以才等待這時，現在你們大家總可以安然脫險，你們的船幫是大隊，定有就攔，我不能久待了，容我把事情料理完，我定到西嶽碧竹庵，和淮上清風堡拜訪。」辛維邦說了這話，他那情形立時要走的意思，十分堅決，連陸統領全不好挽留他，只好打發一名親信的差弁，拿着統領的令，送他師徒出十二連環場，這時魔爪王，和萬柳堂全知道這位辛老鏢頭，性情梗直，對於在清風堡副堡主徐道和對他懷疑的情形，雖經多方解釋，這位老鏢頭更因入十二連環場落個勞而無功，灰頭土臉，自己再不願意和一班赴會的羣雄見面，決意的先離開十二連環場，魔爪王等對於老鏢頭這一走，好生過意不去，只爲今夜辛維邦這麼離開十二連環場，魔爪王是一個俠腸熱骨的朋友，時時的憂着愧對良朋，後來無趙雙俠到臨榆縣探訪老鏢頭的蹤跡，才救了他一場殺身大禍，若不是辛維邦這種性情，這種熱腸，倒險些斷送在匪黨的手內呢。這是後話不提。魔爪王等辭別陸統領隨着兩名營官

，够奔內港，這一路上經過金雕堂青巒堂，到處裏是烈焰衝天，儘是斷瓦剝垣，燒得已經七零八落，滿目淒涼，直到轉過金雕堂，遠遠望到內港口，那水面上官船的燈火，燦若繁星，在港口上更繁着四座大帳篷，水師營第一營，第三營，全在這裏駐守，飛鷲船隊，齊齊整整停船在水邊，這一班風塵豪客得安然的回到船上，船上受傷的人幸而安然無恙，立時由兩位營官監視着，泗水漁家簡雲彤督率水手拔錨開船，衝出十二連環塢。

鷹爪王全篇至此才算結束，著者簡陋不文，呈漏之處實多，尙望讀者指正之。不佞當以十二分誠意接受，至於武維揚鮎魚套皮艇脫身，死灰復燃，再逞雄心，重建鳳尾幫，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力與武維揚爲敵，三門鎮江府，大鬧金山寺，武維揚獨探清風堡，大鬧碧竹庵等，俟不佞稍暇寫出，再行供獻讀者，

（全書完）



上海勵力出版社